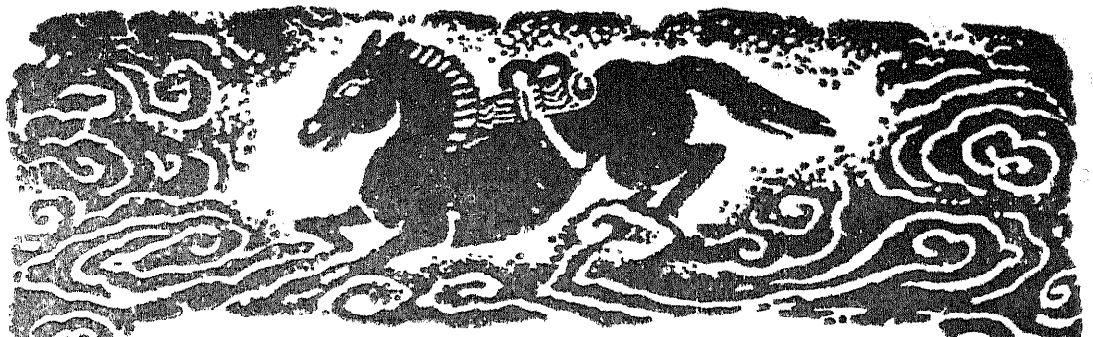
# 呂錫侯筆記

# 翁遜公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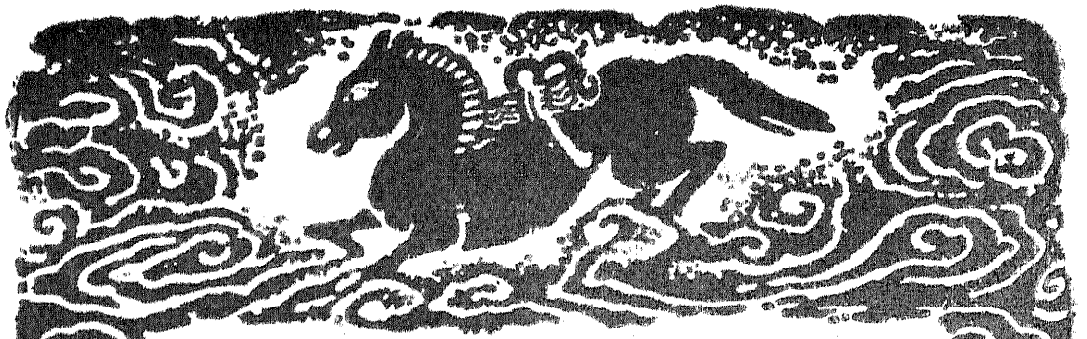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呂錫侯筆記

呂光禧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呂錫侯筆記

# 呂錫侯筆記

黃岡樊維城彙編　姚士麟訂閱
友人　鄭端胤
男呂逢時重較

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王輔嗣注曰無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朱元晦言陰柔居上無以比下是又一比主非上下五陰比於一陽之意不若王注周當

隋劉炫解觀卦曰下體坤坤爲地爲象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其言特巧然非正解

關朗易曰屯六變而比比六變而同人同人六變而剝剝六變而遯遯六變而睽睽六變而夬夬六變而井井六變而漸漸六變而兌兌六變而既濟終焉趙蕤注曰六六而變未詳余按其第序與卦序同以卦序考之皆以一卦反覆成二卦如屯䷂覆看之成蒙䷃俱兩兩相反覆成卦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十卦六爻皆變耳蓋關說以反覆變爻合而言變也然周易自乾坤至於未濟以天地終始有不息之道關朗論易始屯而終既濟由草昧以及於成平朗值南北紛擾之後有傷時思治之意孔安國尚書注如納於大麓禋於六宗大麓作大錄六宗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類多從孔叢子孔

子說書之意。此從其家學也。

牧誓。甲子昧爽。孔注云。是克紂之日二月四日。疏云。以曆推之而知也。按汲冢書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當是二月五日。

君陳。鄭玄註云。君陳、蓋周公之子。孔穎達特以鄭據書序蔡仲之例。知爲周公之子。疑其不然。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云。約按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其說與鄭互相發明。而孔不知引。何也。

尙書呂刑稱皇帝。余甚疑皇字之衍。蓋此號秦世以前無有。按古文尙書序云。伏生年九十。其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晁錯。卽伏生不能無誤。況其女乎。且焚書之時。嬴政已稱皇帝八年。名號習在人口。況令下闕里。尤所先及。必孔氏繕寫藏本。如鄭人舉燭之類。亦未可知也。

詩、渭陽。宋注云。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此過以序爲妄也。按國語。秦伯答重耳詩賦鳩飛。韋昭注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昔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穆姬之卒。此言最爲有據。

春秋傳。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杜預注曰。熊摯、楚嫡子。孔穎達疏曰。不知熊摯是何君之嫡。又引孔晁國語注曰。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亦不知何據。按楚世家。熊繹生艾。艾生黜。黜生勝。勝弟楊。楊生渠。渠生摯紅。摯紅卒。其弟熊延代立。蓋摯紅卽熊摯。乃熊渠之嫡也。何云不知

何君之嫡。又水經注引樂緯宋均注曰。歸卽夔。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則孔晁亦自有據。又韋昭鄭語注曰。熊繹六世孫曰熊摯。與史記合。且事同宋均。而孔晁曰玄孫。則四世矣。雖范甯穀梁注。亦以六世爲玄孫。不若韋之顯著。去此取彼。何也。

春秋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孔穎達疏曰。巴國、姬姓也。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按華陽國志曰。哀公十六年。巴人伐楚。敗於鄂。又有將軍蔓子之事。文多不載。後至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張儀滅蜀。因執巴王以歸。則是巴爲秦滅。非楚也。

春秋傳。申生歸胙於獻公。公田。驪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注云。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復於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注曰。以六日之狀自理。按國語。驪姬受福。乃置鴆於酒。置堇於內。公至。召申生獻。使申生自獻。則不得以六日之狀自理。況經宿輒敗之驗。獻公固不知。而或人亦未必以此導申生也。又烏可執以六日之狀自理爲解耶。

春秋傳。鄭伯朝於楚。楚子錫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杜注云。楚金利故。按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杜據此也。孔穎達引考工記曰。吳越之劍。春秋時吳越未屬楚。安得引以爲證。引之史記注乃當耳。

論語。邢昺三統疏。引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昺謂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

十一月爲正。尙赤。少昊以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尙黑。其說已見魏高唐隆正朔議曰。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黑繒。又曰。以前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其議載在宋書。昺皆掩爲已有。亦可醜也。又孔子告季康子。堯色尙黃。舜色尙青。與隆議稍異。然皆生數也。

丹鉛總錄引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脩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按鄭玄論語注曰。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其解亂字。初未嘗如今說。則又安得爲異乎。卽宋注引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然史記上文曰。幽厲之缺。始於衽席。則此亂字。亦非樂之卒章也。

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配奔衛。按左傳。奔京師。史記亦作奔周。此紀年之妄也。夫衛方新集。仰給於齊。固不能全虢君矣。況林父有功於惠王。奔周爲是。

史記梁王世家。梁懷王於文帝二年立。立十年而薨。薨在文帝十一年。賈誼爲懷王太傅。自傷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是誼死當在孝文十二年。時齊文王薨。在孝文十五年。漢書言誼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言四歲則十六年矣。當作三歲。四歲誤也。

史記大宛傳。支條人善眩。司馬貞曰。眩人。變化惑人也。後漢書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

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祕幻奇技。蓋西戎不必支條善眩矣。故其事佛書尤多。又如列子西極化人之事皆是。

列仙傳言。鉤翼夫人少時。右手拳屈。漢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故名其宮爲鉤翼。後避諱。改爲弋。三輔黃圖亦引此說。按漢書言。趙倢伃。天子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及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觀此。則故有鉤弋宮。非因披手得鉤而名也。史記天官書。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句、音鉤。晉書天文志。鉤陳六星。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居也。四星曰女御。八十一御妻之象也。蓋鉤翼取鉤陳旁星。輔翼正妃之義。爲次妃所居之宮。故使居之耳。然得鉤名宮之說。班史既不少見。而褚大補外戚傳。及漢武故事。並無此事。列仙傳特創爲此說。以誤釋鉤翼之義耳。

皇甫嵩以平黃巾之功。威震天下。然委忠守節。爲漢末名將。而山陽公載記。及獻帝春秋。俱曰。初、董卓與嵩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及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眞服未。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此言使英雄喪氣。張璠漢紀。卓謂嵩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此言雖壯。而非言遜所宜。范曄書。卓抵其手言曰。義眞怖未乎。嵩笑而謝之。此言庶閑雅有度。彼諸說宜爲蔚宗所刪。

嵇叔夜以宗室聯姻。一拜中散。便無意章綬者。誠見主孱國危。不欲頫首司馬氏耳。故山濤欲舉以自代。輒與絕交。觀其書有非湯武之語。固有所指。而作高士傳取龔勝者。豈非以其不仕新莽邪。世語謂康欲

起兵應毋丘儉。言雖近誣。要亦叔夜意中事也。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着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惟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以女妻壽。壽時未婚。按此爲賈充事。晉書最詳。且賈謐爲壽子。不宜致誤。乃爾。蓋當時賜香惟兩家。是以兩家皆疑壽。而考問泄之於人也。故騫本傳。其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則郭子之言。不爲無自。然謂騫以女妻壽。妄也。

晉紀。義熙六年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宋武帝紀同。元經作三月。其年爲魏元明永興二年。李延壽北史作永興二年六月滅超。蓋班師斬超於建康時也。然晉宋紀有日。而元經北史不日。當以晉宋紀爲是。

魏書。賈思伯明堂議曰。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言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云云。夫既曰宗廟王寢。豈得便謂之明堂。鄭特言其形制同耳。按禮記外傳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爲五府。又晏子春秋云。黃帝有合宮。有虞氏有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觀此。則殷人別有陽館。而重屋非明堂。黃帝有明庭合宮。則不得謂唐虞以前無其事。

後周依周禮建官。如吏部至工部。曰大冢宰。大司空俱正七命爲卿。小冢宰至小司空俱正六命。爲上大夫。其下屬官爲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部皆然。嘗考唐六典李林甫工部注。以後周小司空爲

中大夫。又有小司空下大夫。余按後周冬官。惟有工部中大夫一人。其下匠師司木司土之類。爲下大夫耳。又通典虞部下大夫在地官府六典注云。後周冬官有虞部下大夫。按通典地官府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等中士。則虞部在地官府無疑。又隋志載後周禁衞從官如中侍、前侍、後侍、宗侍、勳侍、騎侍、虎賁、羽林、游擊、旅賁、射聲、驍騎、俱有左右。而通典特言右。大抵通典直多省文。而六典注以林甫疎謬。固應有誤。舊唐書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大旨以土德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此卽夏以金德。殷以水德。周以木德之數耳。勃以唐爲土德。當千年特以入元而亡。豈關朗所謂禮不行乎易中者邪。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莊子海運。從此繹出。林希逸釋爲海動。非也。郭象注曰。非海不足以運其身。向秀亦云非海不行。郭向皆得其旨矣。

商子曰。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鬣。則上別飛鳥。說文云。鬣黃黑色。按伏生尚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孔穎達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此日入時赤色兼他色也。而清朝日鬣云者。蓋朝日將呂。黃黑相兼。如所謂黎明是也。

荀子非相篇云。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言相之不足憑也。按魏安釐王欲相馬回。子順曰。聞諸荀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觀此則荀卿自爲矛盾矣。

荀子。天子袾褘衣冕。楊倞注曰。袾、古朱字。褘字、與衮同。其解甚不經意。按廣雅。袾訓赬。復訓佳好。則袾不得同朱。方言曰。繙褘謂之幟。郭璞曰。卽帗幔也。廣雅訓帳。則褘不得同衮。又玉藻曰。龍卷以祭。孔穎達曰。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也。劉熙云。衮、卷也。許愼曰。卷龍繡於下幅。已上諸說。皆不從衣。蓋荀卿書爲傳寫者誤也。然楊皆不引。直以袾爲朱。褘爲衮。殊非注書之法。

呂氏春秋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高誘注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紀年曰。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上。則琬琰固兩人也。

孔叢子。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至文王。世爲諸侯。焉得爲西伯。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按紀年。有文丁殺季歷事。然帝乙爲文丁之子。季歷既受命於帝乙。則文丁殺之之謬也。

淮南子。唐藝文志。有許愼注十卷。有高誘注十卷。今所傳者。皆謂高誘注。陳氏曰。今本記題許愼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不可曉也。余按呂氏春秋。亦高誘注。而月令時則二書多有同處。姑爲記其一二焉。呂覽蝼蛄鳴。注云。蝼蛄、蝦蟆也。淮南注云。蝼、蝼蚼也。蛄、蝦蟇也。呂覽收其養之不宜者。注云。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芰。曾子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淮南注云。不宜謂不孝也。呂覽。祈年於天宗。注以天地四時爲六宗。淮南注。以日月星辰等爲六宗。呂覽去聲色。注云。色、五色也。淮南注云。色、美色也。以上諸說。使俱爲誘注。不宜立異如此。又文選注所引許愼淮南注。多與今淮南同。觀此則今淮南爲許注無疑。特序誤耳。

玄告曰魂魂萬物莊子作云云范望曰鬼鬼衆多之貌按詩緯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鬼易曰精氣爲物遊鬼爲變蓋魂遊而物變魂固物之本也雖疊用其字而意原於此

劉孔才人物志云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志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夫陳平、毛公、樂毅、當矣、而韓安國、貫公、曹丘生、秦漢上下充其選者尙多舉此三人甚爲無謂

世傳共工觸不周山事或謂在女媧之世與祝融戰不勝云云列子稱與顓頊爭帝云云淮南子稱與高辛爭帝云云論衡作與顓頊戰不勝觸不周山崩天壞而女媧煉石補之特辯天壞煉石之妄而不辯女媧顓頊先後之非然一不周既壞於前復壞於後一共工既爭於此復爭於彼而女媧與顓頊同時帝譽與高陽共事固已謬矣而小司馬掇拾其事以入三皇紀中不知何見

北斗七星諸家說多不同聊載於此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陽布陰故曰北斗又曰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天文錄又曰五主隋六主燕七主齊馬融尙書注曰七

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廣雅云。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楊州。衡爲荆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通占大象曆曰。第一爲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第二名璇。主金刑。女主之位。主月及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爲煞。助四時旁煞。有罪。第六名闓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搖光。主金。亦爲應星。已上諸家傳麗既多。臆說職主互有異同。然馬融七政。謬指五星。張揖九州。不當諸國。星辰之遠。不其然乎。惟石氏一書。庶幾仰觀之的。若乃淮南雌雄八合。星經郡國五侯。又術家所不必譚也。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出於陽紆凌門之山。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天子乃沈璧禮焉。又引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余謂善長不熟淮南耳。按淮南地形訓。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云云。此誘據本文爲解也。但當知陽紆是山。或山下別有藪曰陽紆也。

又水經注。引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今按法顯傳曰。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云云。無恒水東南流句。此善長誤加耳。

堪輿之說。見於經傳。不必始於卜兆筮宅。如周公之營洛邑。衞文之度楚丘。孫武九地。淮南生死牝牡之類。皆是。特今所傳地理諸家。文詞凡鄙。影響傅會。而自相牴牾者尤多。然溺者奉之如功令。吾以爲卽郭

璞葬經且不敢信出其手以穢景純也

異苑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云云余觀其繇辭大不及焦貢易林但如青牖紫房中有姬姜容顏發色芝蘭吐芳一首差可人意耳然四聲太叶當是晉宋人贋作

洛陽伽藍記言永寧寺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以今觀之人家皆爾若寺觀用墻飛鴟雕墁矣衒之以此爲壯麗則六朝猶儉也

梁虞荔有鼎錄一卷皆秦以後君臣鑄鼎事言皆無據蓋僞書也故諸類書咸不收堆金石古文錄其漢武帝鼎銘一首曰登於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余不敢耳觀以爲佳也

本草經烏頭載唐武后李寶臣事而不載梁冀烏頭丸事又經文有射罔而不載驪姬斃犬匈奴秋收爲毒藥事足以徵宋人之淺陋也

陸羽茶經七之事所集茶事雖備如王褒僮約武陽買茶許愼說文茗茶芽也張華博物志飲眞茶令少眠睡沈懷遠南越志茗苦澀亦謂之過羅四事在唐世之前然皆不載

考古圖李氏錄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鉤蓋胸腹之間能捍矢也其意謂能捍矢故著於胸腹間不知管仲射桓公適中鉤耳要之胸腹之間非一鉤所能悉禦也其言可笑

丹鉛總錄引梁崔思祖政事疏茵席謂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茵字按玉篇茵音仙草似莞說文云莞草可

以爲席。漢書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爲席。褥席。卽莞席之類也。

劉知幾史通言。史臣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余謂此言。無乃螟螣蝥賊。而爲濫流施十重鐵步障邪。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此李少卿之言也。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此蔡文姬之言也。兩人失身喪守。假口同途。

宋玉笛賦曰。命嚴春使午子。注曰。兩人善音律。然詳於嚴春。而午子曰未詳。按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夫取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殆亦善於音律者。午子。卽賈午子也。

昭明文。有與湘東王令。此悼王規也。悼王規。則不得爲昭明作。按梁書。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而王規卒於大同二年。則是昭明先王規六年薨矣。且規傳云。中大通三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太子。晉安王。卽簡文帝。爲簡文帝作甚明。

梁庾肩吾歲盡詩。有朱泥卻鬼丸之句。卻、或作印。按酉陽雜俎。梁武帝每歲旦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卻邪丸。一作卻鬼丸。按葛洪練化篇。有敷子散。用栢子仁、麻仁、細辛、乾姜、附子等分爲末。劉次卿彈鬼丸方。用敷子散。和武都雄黃二兩。洋蠟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觀此則作印者非也。

千文四大。蓋指釋氏風火水土而言。近注引老子道德天地王爲說。則上不協身髮句。下不應鞠養毀傷

句

古文苑。黃香天子冠頌文不全。予閱通典註。有遺文四十八字。聊爲補之。以副好古。曰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通典。）以三載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神。（文苑。）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虬之連蜷。建螭龍以爲旗。鳴節路之和鸞。（通典。）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蕤鍾。作藩屏而扇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於金罍。獻萬年之玉觴。（文苑。）又如劉梅國廣文選。潘尼火賦。直十之三。其七見初學記。孫楚反金人銘。亦遺五十餘言。見太平御覽。文多不具載。

通典。侍中。注曰。王粲爲侍中。曹植贈之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余按此爲子建仲宣誄辭。不當言詩。特誤以誄作詩耳。關中舊刻詩紀有此首。今刻芟去。誠爲馮氏忠臣。

宋刻陸賈新語辨惑第五。其末云。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下。便云無以制其剛。文理甚不接。嘗與友人王季常讀之。得其脫簡於愼微第六人不堪其憂之下。齊夫用人若彼。至不操其柄者。則凡二百二十七字。考之閩浙新本皆然。如南雍子彙。河北兩京遺編。俱名公校讐。亦復仍誤。當是千慮一失耳。

余友河東呂君。自髫齡植志遂初。而嗜伍踵武。泊爲縣諸生。則謂日抵掌作死叔敖狀奚益。故暇輒縱觀四部。而部弗徒置。殷勤指瑕。將起作者北面之。庚寅秋。君才十八。病瘧死。未幾以君故。禍及考若妣。少寡遺倪。家事搶攘。于是檢其齋頭。得簡端書五十餘事。事足以傳。稍爲次第。冀貽君後。第余一人知

已君耳。君死念不復摩肩闐闠。爲交道口實計已。遊方之外。値懼一旦命先草露。此書失墜。不無葛氏
卒原之恨。用是謀諸剞劂傳焉。嗟呼寧以之靳呂君哉。庶或聞呂君以之爾。萬歷辛卯季夏。姚士麟識。

# 逐翁隨筆

祁駿佳著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遯翁隨筆卷上

山陰　祁駿佳季超著

宋太祖、太宗燭影斧聲之疑。傳之後世。讀史者不忍斷其有。亦不能斷其必無。余偶讀雜記中有記渾沌道士一事。足破千載不決之疑矣。記云。太祖、太宗潛躍日與一道士游。不言姓名。但稱渾沌。自太祖登極。即不復見。上已祓禊西沼。道士忽來。揖曰。別來喜安。太祖喜甚。抵掌浩飲。一如平日。太祖問曰。我壽尚得幾何。對曰。但看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否則當速措置。太祖留之後苑。夜宿鳥巢。數日又不見。至期。太祖登太清閣望氣。是夜星斗燦然。上心方喜。頃之。忽陰霾四起。雪雹驟降。即下閣。急召太宗。延入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侍。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更。寂無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柩前即位。近臣環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觀此。則太祖禪位之意已決。太宗緣何復有他事。且近臣環衣瞻體。溫瑩如沐。此豈被弒之狀哉。此疑自此可釋矣。獨是太宗有以致後世之疑者一者。不爲嫂發喪成禮。二者。兩姪不得其死。三者。百姓稱眞宗爲新主。亦復忌之曰。百姓遽歸心太子。置我何地。然此於家庭之間。處之不善。自不能無過。至於禪授之際。定之於昔日。又召之於臨時。雖有傲象元吉之心。亦無所施也。

大禹葬於會稽無疑。觀少康中興。而封世子扶餘於越。以奉禹祀。足徵矣。不然。遠封世子於海濱蠻夷之地。何爲也哉。但今之禹陵。耳食者。咸謂越中第一大風水。不知葬後之不吉殊甚也。禹葬之後。啓立十年

而崩。太康嗣位。荒婬失德。二十年。羿拒之於河。篡其位。太康居外。十年而崩。仲康繼之。十四年而崩。子相繼之。八年而寒浞殺羿篡位。又二十年。寒浞幷殺王相。自羿拒太康至此。垂五十二年。雖存其名。而國已失矣。至寒浞殺王相。不但國亡名亡。而人已盡亡。僅后緡有娠。次年始生少康。又爲庶民者二十餘年。幷虞之後。方有田一成。衆一旅。又十八年。而臣靡興師誅浞。少康復辟。夏方中興。然則九十年中。初則荒淫。再則失國。甚則夏絕無人。幸遺腹僅存。四十年後。而得復位。天下地理之不吉。孰有甚於此者。此後夏道大新。或禹陵之凶氣已洩。而祖塋之吉氣復振乎。人徒聞祚長而多賢聖。遂贊禹陵爲佳穴。眞耳食也。

張子房恐高帝吝封爵。無以酬諸將百戰之勳。無以消雄武不平之氣。遂因沙中偶語。危言以動之曰。若輩謀反耳。於是漢高亟封雍齒。諸將亦次第得侯。其言極中一時之機。故取效最速。然封爵之後。韓、彭、夷滅。豈非此言有以深其忌哉。子房之言。原兼權術。所謂以龍、比心。用儀、秦舌也。然未免取效目前。貽禍後日。始知立言之難。非聖人不能無弊。觀孔、曾之言。似乎平平。然千百世實嘉賴之。若孟子之言。大有痛快過孔、曾者。如獨夫寇讐。君輕易位等語。當時以之對諸侯。極爲中機。而後世不能不有假借者。信乎立言之難也。

張釋之據法罰金。以寬犯蹕之死。諍之甚當。但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當時言之。極爲中機。故文帝不得不聽。然君非文帝。徒聞此言。未免謂人主可不由廷評。而任意殺人矣。此亦取效一時之語也。

嬴經秦火之後。大都不足爲定據。惟埋之可信者。信之而已。孟子生於周末。未經秦火。而武成止取二三。

況生秦之後哉。他不能殫述。卽如帝王世次。最不當訛。而有難信者。如稷、契、皆帝嚳之子。契爲殷之祖。稷爲周之祖。史載歷然也。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年五百餘。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則歷年一千一百餘。以倫序而言。則王季乃成湯之兄弟輩也。豈兄弟一輩相去至六百年之遠乎。周自后稷以下。皆須在位七八十年。而又暮年生子。子皆百餘歲。方合十五世。而爲一千一百餘年也。此豈可信哉。又如堯爲舜之太叔祖。而舜妻其女。亦豈可信乎。

三代之後。以西漢爲文章之盛。而尤盛於武帝時。其時文似有三種。枚、鄒、莊、司馬、吾邱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此其一。太史公包羅諸史。成一家言。又其一。至淮南賓客。撮合諸家之旨。發明道術。又其一。然漢文雖有此三種。如煮藥成膏。百味俱在。而混融不可析。後人之文。如未煮之藥。亦合百味而滿貯一篋。卽應病立方。萃而爲劑。可以辨其此爲參。此爲苓也。則膏液與渣質之異也。故學古之士。或全句抄錄。或連篇綴輯。讀者稱爲逼肖。已遜古人遠矣。

字彙稱楷字起於程邈。及觀秦紀。邈繫獄中。上書用小隸。始皇愛其字而出之。蓋楷書非邈所造也。又觀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所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蓋自唐以前。隸之正者。皆號爲楷。故字彙有程邈造楷之說。非無據也。祇未注明。卽是隸書耳。蔡邕石經之書。後世稱之爲楷。不知造於何人。或卽起於蔡邕乎。天池路史言字之變次。初爲鳥迹。用史籀大篆。程邈小篆隸書。而漢因之。再則漢章帝時。杜度、崔實、張芝作草書。再則王次仲、梁鵠、毛宏作楷書。或卽今之楷書乎。則今楷書。非程邈之楷書明矣。

魏武征烏桓。羣臣多諫止。帝獨斷而勝之。諫者方自慚。魏武下教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策。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軍於官渡。田豐進諫不聽。後大敗。紹曰。諸人聞吾敗必哀。惟田豐幸言之中。乃殺豐而後入。以此觀人之智愚。度之廣狹。相去何至是哉。可見奸雄而無智無度。亦不能成奸雄也。

近世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而止。此卽短喪之漸。衰世之意。不知起於何時。而宋儒遵之。定爲家禮。按魯宣薨後。二十九月新宮災。其主猶在寢。可見春秋時。猶不限二十七月也。漢文帝遺詔。以日易月。而定以三十六日。則漢時猶以三十六月爲限也。溫公、文公。皆以二十七月爲要。不知何據。晉陳壽在蜀時。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遂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他如楊旌以伯母喪。荀愷以從兄喪。王籍以叔母喪。楊欣以姊喪。周伯仁以姑喪。皆小不謹於禮。俱被貶黜。夫晉世極稱禮教放失。而猶謹嚴如此。其勝於近世也多矣。近世期功之喪。所不必言。卽父母之喪。有十倍於使婢丸藥者。亦恬不爲異。風俗日下。有聖君賢相起。將何法以挽之。

崇禎癸未。吾越有大宗伯丁母憂者。母年九十餘。徇流俗喜喪之說。日就孝幃中。飲酒歡樂。更招妓入幃侑觴。予方怪之。以爲宗伯天下禮教從出。乃一至於此。不及一年而崇禎甲申之變至矣。夫被髮而祀。孔子預知三年爲戎。夫野人一身耳。所關若此。況天下禮教從出之人。其所關豈不在天下乎。以視晉世之清議禮法。又天淵不相及矣。

世傳紂之兄長。爲微子啓。次爲中衍。皆妾子。故立受德。受德卽紂。以其母爲后也。及考傳記。三人實同母。

但生二兄時。母猶居妾位。未立爲后也。立后而後生受德耳。帝乙欲立微子。而太史爭之。以爲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殊不知一母所出。既以爲后。有何嫡庶之分。立長立賢。自是不易之論。而太史膠執迂繆。以覆湯祀。豈非天乎。

湯七年之旱。及身爲犧牲等說。似爲不經。恐秦火後好事者爲之也。以人爲禱。後世亡國之妖俗。西門豹亦知絕之。而上天返受之乎。若僅僅翦爪髮茅僞爲犧牲。似屬欺天。古禮所不載也。若謂湯以此見自責之深。則聖人之禱久矣。乃待旱極而爲之。何以爲聖人。且一二年之旱。民不堪命。卽應禱矣。漫至七年。何湯之怠於撫民事天乎。或者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見者七焉。湯因其屢見而痛自責與。當非七年相繼而旱也。或七年相繼而迭見於四方諸郡乎。若帀地皆旱。而又繼續七年。則君民皆無餘類。而百穀必無留種矣。試觀春秋至於今。治少亂多。世運日降矣。亦未有七年之旱。見於暴君亂主之時。豈天獨酷其罰。有聖敬日躋之聖王哉。況有天下爲任之聖相哉。古史不可盡信。多類此。

伯夷、太公同爲避紂歸周之人。是二老者。乃周所敬而養之者也。周之大事。當謀於黃髮。夷當無不知者。不諫於庭。而欲阻於路。豈有及乎。推其避紂之心。或以紂爲不可不伐。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不明。明知爲空言無益。而昭揭其義於天壤。而且餓其身于首陽。殆爲武王、太公合成全局者也。且二老同就文王之養。二老之志。必互相知之。翦商者。太公之志也。伯夷當早與之絕。而拂然遠去矣。或者二老皆以天地古今爲己任。太公任救民水火之事。伯夷任扶植君臣之義。未必不預商之也。故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而

太公稱爲義士。特表其義者。太公亦似待伯夷。而合成宇宙間一全局乎。

史記載越滅吳。殺夫差。誅嚭。左傳又載公如越。季孫使太宰嚭納賂焉。則嚭復用於越矣。藏書載越王薄嚭。而與以卑官。呂覽云。越王責嚭不忠。亡國滅君。幷妻子俱誅之越葬吳王以禮。幷葬嚭於旁。越絕書又云。嚭妻子死所名三臺。劉向說苑又云。越伐吳。太宰嚭沈身江湖。頭懸越旗。似以報子胥之鴟夷也。諸記載不同。乃爾。至於西子。正史原不著其終。其說紛紛。不足論據。墨子謂西施亦死於水。墨子去是時甚近。或足信乎。又吳越逸篇云。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與墨子相合也。亦以之報子胥乎。

季子治亶父。得魚者釋其小。以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爲上元主簿。鄉民子弟不畜禽鳥。曰。程子曾折粘雀之竿也。夫法令之嚴。至於斬首陷胷。猶有犯之者。二子乃能以意所不欲。入人之深。化民之速。誰謂治之不可返古乎。焉得世之爲政者。取而思之乎。

戰國之將。多殺人者。無過白起。考史始皇十四年。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斬首十三萬。又沈趙將賈偃之卒二萬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四十六年。坑殺趙降卒四十萬。其他前後斬首虜。且四十五萬人。則其斬馘。不啻百萬已。又攻魏、攻趙、攻楚。掠地取七八十城。豈皆兵不血刃。則其斬首又不止數十萬矣。此必秦史增飾其事。誇張戰功。否則起之一人。已將殺盡三晉之人矣。起固以好殺招杜郵之劍。當亦不如是之多也。

世傳焚書起於李斯。而因歸咎在荀卿。不知韓非已先有是說矣。其說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

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深戒羣臣捨法律而言先王云云韓非與李斯同時斯初介非入秦則其書固已盡見故深喜其說可用而襲之也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非爲斯譖而死久矣其言則留毒於後立言之不可不愼如此予又考焚書之禍又非特種於韓非之說也嘗讀公孫鞅靳令篇云國以功受官則治省言寡以六蝨受官則治煩言生六蝨者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等也此數者成羣則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夫鞅之說豈非燔詩書棄禮樂之祖哉然則斯祖非而非又祖鞅其所由來漸矣然予又有說焉後世上之所榮者天下以爲榮此固君不勝臣官不勝民之象也然上之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治而下汚上之所殺所辱者天下以爲榮此固君不勝臣官不勝民之象也然上之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治而下獨守詩書禮樂之道則榮辱之權自在下而不在上若三代以上則上之所庸天下榮之上之所黜天下辱之是上以詩書禮樂爲治而榮辱之權自在上而不在下臣卽欲勝其君民卽欲勝其官烏可得哉鞅乃徒見下之勝上而不知上之自失其權者正失詩書禮樂之故也不正其表而欲禁其影此不知學不知道之故所以卒殺其身而國亦數傳而亡歟

古稱治朝爲不諱之朝夫諱之密而法之酷者莫過於秦矣然祖龍死之言及亡秦者胡之讖猶得達於始皇之耳則秦之惡諱酷法猶未知近世之甚也唐太宗以祕記問李淳風直對以其人姓武代唐殺子孫殆盡可謂不諱之極矣至於賈誼上策於文帝之時乃曰長太息曰痛哭曰流涕若是乎亡不旋踵者又曰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寧夫曰弱子是旦夕入地事也誼言之不忌文帝聽之

不爲異。此眞所謂不諱之朝矣。又宋范鎭請仁宗立儲。奏云。縞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爲容身之計。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列於亂兵。不猶愈乎。乞以臣章示大臣。令之自擇死所。又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鎭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手。此鎭擇死之時矣。夫曰亂兵。曰急兵。則危亡將不可測者矣。聞國未嘗不謂其言之過激。而仁宗無纖毫動色。諸大臣亦終能容之。此文帝之後一人也。漢、唐、宋、以三帝爲最。方能不以忌諱爲嫌。然則不諱之風。豈易見於末代乎。

陳豨未反之前。固高帝親幸臣也。其反亦非素謀。因客多不法。事多連豨。乃始懼而反耳。則其過韓信於邯時。乃一親幸無他之臣也。信方在危疑時。忽以畔帝之謀。滅族之舉。言之於親幸臣之前。信豈若是愚者哉。此時豨縱納其言。焉知不爲朝廷陰探信心。而信遂吐其衷腑乎。且挈手庭中之語。必無侍御在旁。不出於豨、信之口。誰聞而誰露之邪。此爲呂后之陰謀擅殺。不必言矣。呂后之意。惟念高帝春秋高。太子弱。恐諸功臣難制。又諸老將在。諸呂終不能得志。故嵩以除艾功臣爲事。途遇彭越。攜之歸。令其舍人告越反。卽誅之。然則韓信舍人之弟之告。爲呂后所使。又不必言矣。初彭越反驗已實。帝猶赦爲庶人。此時幸呂后在長安。不在雒陽耳。使高帝親見舍人之弟之告。亦必赦信如赦越。呂后正恐帝念其功而不忍。故乘帝未歸而誅之也。觀高帝已崩。呂后欲盡殺諸功臣。而後發喪。可知其謀矣。獨怪高帝能破強秦。滅強楚。無奈一呂后何。嗟乎千古英雄。偏受制於婦人。而敗於婦人者多矣。

祕史載韓信誅滅時。蕭何匿其幼子。改姓曰韋。密送之滇、黔、蠻夷中。後遂子孫繁盛成族。歷唐、宋、皆以內附授官。至明朝有韋姓土司官長。卽其族也。予向謂古今名將。能建功而不能居功。如韓信者甚多。至於謀叛之說。此呂后翦除宿將之陰謀。必屬誣枉。想此時蕭何亦心知其枉。故全其一子。但何亦身處危疑之地。不能力白其誣耳。改姓曰韋者。猶存韓氏之半也。文帝時。淮南厲王朝。袁盎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後淮南反。盎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鼂錯爲景帝謀者。卽盎爲文帝謀之策也。盎乃搆錯而殺之。錯其能忘於恨哉。世傳後身報復之事。理當有之也。

丁鴻之父名綵。封陵陽侯。綵卒。鴻上書讓國於弟。不報。既葬逃去。鴻與鮑駿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還就國。鴻始則率性以求仁。終則卻名而就義。故後之論者皆與之。

韓昌黎奉詔撰淮、蔡碑。不甚表異李愬。後天子詔斲其文。命段文昌更作。史傳多言李愬妻。乃唐安公主女。訴碑不實故也。而舊史有羅隱記石烈士事。則不然。烈士名忠孝。猛悍多力。素爲愬前驅。淮、蔡平。詔立碑於蔡州。忠孝一日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者再三。吏執以聞。具獄。將斬於碑下。忠孝又用枷尾拉殺一吏。天子聞之大怒。使送闕下。親鞫之。忠孝至上前頓首。盛推平蔡皆愬功。而碑文盡歸丞相。愬僅與諸將等。陛下賞不當。無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鳴愬功。今得一吐不平。請就刑。天子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士。因召段文昌撰碑文。一如烈士語。嗟乎。烈士

亦人傑哉。而憩之得下心。亦可見矣。

李德裕平泉石刻云。後世有以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曰。吾百年後有勢家侵奪。則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愚矣哉。德裕乎。朱厓之行。身不能爲己有。況木石乎。且木石者。非別有所爲也。不過目前爲娛樂耳。百年之後。娛木石之兩目已等飛埃。乃欲令飛埃暫娛之物。長保不失。豈不愚哉。卽長保不失。尙欲使飛埃同化之目。再娛平泉之木石。能乎否乎。且木石之美好。未嘗自言也。因吾目之悅之。而見其美好也。吾目已與身俱灰。而木石之美好安寄。況治亂安危。世運迭更。德裕之時。唐運已衰。不能保銅駝不生荆棘。顧獨能保平泉之木石。不屬他人乎。故達者於山水花木。未嘗不欣賞。而未嘗不視爲幻影。遇生死而不戀。經亂離而不驚。脫然於失意之際。而不爲動者。平日所見之力也。

朝野遺記。謂宋高宗在江都宮中。方有所幸御。而張魏公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自明受殆後。宮中絕育。高宗中年不樂。魏公非但和戰異議。亦有歸來望思之戚耳。方苗、劉之變。明受方三歲。而魏公豈有殞之之理。及考朝野雜記云。元懿太子薨。建炎元年生。三年春。苗、劉爲變。立爲帝。改元明受。時三歲。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秋。因宮人誤推金鼎於地。太子應時驚搐。遂至於薨。高宗命斬宮人於廡下。觀此。足爲魏公雪冤矣。三歲嬰孩。何知何能。而魏公殞之乎。且殺太子何事。而不請命於高宗。請命則高宗止此一子。且無知無罪。其肯遽殞之哉。今正史亦言魏公殺之。不可不爲亟白也。

張魏公殺曲端。後人甚以爲魏公罪。然端之心術。未易馭也。李彥仙守陝州。金婁室引十萬衆圍之。彥仙

日憑堞望外救。魏公令曲端出繞虜後。端疾彦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陝城遂陷。彦仙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猶力戰而死。一家遇害。然則殺彦仙者非端乎。端固可殺也。惜魏公不明正其不救之罪。而殺之耳。

史載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生考時。文王十三歲矣。何其早也。又載武王八十四歲方生成王。何太遲也。恐史出秦火之後。不可盡信。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棱是魚即所謂河豚也。率以冬至時應時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言人之信能若豚魚之不失期則吉矣。今解以誠能動物。其義深於前說。然本意實止前說耳。

蕭墻見於爾雅。翼則曰周人脩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名。然爾雅又云。蕭、荻蒿也。古者儉樸諸侯。內牆皆用土築。以蕭覆之也。

隋唐嘉話云。劉希夷嘗有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酷愛其語。懇乞之。劉不與。宋恨焉。以土囊壓殺之。予謂此詩。不過如延街所唱勸世之語。實爲鄙俚。以之問之才。豈欲竊此鄙俚之詩乎。且之問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詩不得。遂殺其人。此必妄傳而妄記之。或之問居下流之故乎。

唐求喜吟咏。以平生詩稿貯大瓢中。臨死命家人投之江中曰。苟不沈沒。得之者知吾苦心。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其詩遂傳。余謂好名人所不免。然生前之名。或可冀人尊禮而媒榮進。至死後之名。吾身已同土壤。即留名千古。於我何與。晉人云。得死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非眞重酒也。一杯酒甚

輕。不如一杯酒。言其輕之甚也。唐山人亦思矣哉。

張籍祭韓退之文。有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因退之有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湊時。至壽陽驛。有不見桃園兼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圓之詩。人謂其晚有聲色之好也。後獨寵絳桃。有小園還有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之詩。人謂其溺情於愛也。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人謂其以金石之藥助欲也。余謂退之必不爾爾。大抵閒氣所鍾之人。精力必倍。倍則愛欲之事。必不能盡割。退之之畜妓。殆其精力之有餘乎。然精力雖盛。而不能寡欲。往往不壽。退之年不及六十。或其故耶。卽如楊椒山先生。有明數百年間。僅見之鐵石丈夫也。而清苦儉素之中。兩次畜妾。亦精力有餘之故。余於寡欲絕欲甚易易。要是精力孱弱之故。仰視退之、椒山。氣魄骨力。奚啻天淵哉。故不可以畜妓畜妾。便爲二先生短也。

古有掌火之官。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想火官必專主改火之事者也。夫火、人民日用之常。何必設尊官以董之。不知火者氣也。於時有宜與不宜。人久食其氣。則必有利有害。是以春取榆、柳之火。卽食其氣。且以榆、柳色青。合春令之色也。孟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楢。冬槐、檀。四時五改。以合時令。而兼合其色。朱子謂夏火太盛。故用四物。似忘卻夏、秋、土令之說矣。夫夏、秋之土。脾胃之令也。取桑、柘以益脾。其四可以類推。夫五火之氣。四時之令。五臟之宜。俱相合相助。則百疾不生。反此則嬰逆氣而犯厲氣。古帝皇愛民之心。眞無所不至。而察物之精。亦無微不晰也。

前代未有紙。故載書盈五車。卽秦始皇衡石量書。亦當是竹非紙。史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用樹膚蔴頭作紙。後世皆謂紙始於倫也。按班史趙皇后傳。有赫蹏。西京記稱薄蹏。注云。小紙也。又三輔故事。衞太子以紙塞鼻。此三者。皆在倫之前。定知紙不始於倫。或倫之製紙。襲古法而加精工。故獨傳有名耳。李石續博物志云。王叡有言。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始於蒙恬。殆非也。按太公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又周公有綏管之說。孔子有絕筆之文。至於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單。向北而拜。則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以刀刻畫爲筆。非今所用之筆也。然太公毫毛茂茂之言。豈非今之以毛作筆哉。當是蒙恬之製最精。故世傳之耳。然筆經云。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未用兎毫。則韓文公毛穎傳。猶失於考證也。至右軍筆經云。中山兎肥而毫長。則用兎矣。

上古無墨。惟竹梃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與漆相似。至魏時。始有墨丸。以松煤漆煙。合而和之。於是魏之韋仲六朝之張永。皆以墨擅名。唐時高麗歲貢松煙墨。至唐末。有墨工奚超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而廷珪之名遂盛傳。然亦尙用松煙也。宋熙寧間。始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而精工愈甚矣。至金章宗。以蘇合油燒煙爲墨。價與黃金等。則墨之妖矣。石墨之說。出諸記傳者甚多。不可殫述。然歙爲墨藪。黟爲歙屬。記雖有黟州石墨之記。未嘗流行。則他處皆未可信。或如中古磨汁之石。不得已而用之耳。煙墨一出。自棄之矣。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鳥聲。問之李崧曰。此杜鵑也。然則五代已有此矣。史載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乃

曰洛陽向無此今始至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二十年後必有南人作相以亂天下云云此或是康節聞聲知數以卜治亂非果始至洛陽也又或將亂則至既治則去宋興已稱治朝故久不至而康節始聞之耳

世傳假面之製起於高齊蘭陵王長恭不知項王傳已有免胄之文矣夫胄面甲也豈非假面乎蓋以之蔽矢石者也但蘭陵勇冠三軍而面如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威敵而蔽矢石亦在其中矣

世但見明皇雜錄惟知唐元宗有舞馬不知前此已有之山海經記大蠻之野夏后啓舞九代之馬又宋大明五年河南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又唐中宗景龍年間宏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此三記皆在元宗之前

今人咸於清明日取柳插戶然祕要中謂當於元旦日取其枝著戶上則百鬼不入家常足柴足柴之說余猶疑之及聞北人插柳千株則家常足柴元旦插戶爲之兆乎

周禮一書後儒多以爲漢人僞筆正義云周禮起於成帝時劉歆而成於鄭元而臨孝存作十難以排之又識遺云禮記一書古今皆議其雜若周禮則劉歆列上之也時諸儒包周孟子張林碩等皆不信爲周公所作後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潁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以歆爲王莽國師始建周官一經置博士逢莽之意佐其苛碎之政也又云漢儒林傳序諸經各有傳授而周禮獨無其僞可知又云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當日禮書如此詳備孔子返魯之後豈不與詩書諸經同一刪定何不聞一

言及之耶。又云。孟子時周室猶存。而班爵之對。已云諸侯去籍。其詳莫聞。何秦火之後楚漢之爭諸書皆殘缺失次。而獨有周禮井然完備。豈可信哉。

頤齋云。成周之制。最大者。建都、封國、設官三者而已。周禮言建都。則與洛誥、召誥戾。言封國。則與武成及孟子之言戾。言設官。則與六典戾。洵知不可信也。

呂氏曰。周禮中。據地官一項言之。總計公卿大夫。共用三十萬人有奇。府吏胥徒。及衡巡人等。不在其數。計畿內之地。豈能容如許多官。畿內戶口。豈能供如許廩祿乎。黃東發曰。使畿內之人。盡爲官吏胥徒等。亦不足此數。當時無一人爲民矣。　以上諸說。皆如據贓定案。絕非懸情擬罪。周官眞僞。定於此矣。

君子貞而不諒。古註云。諒、固執也。諒與亮。古字通用者也。乃孟子又云。不亮惡乎執。是反以亮爲美。有悖孔子之旨矣。先輩有云。惡字乃好惡之惡。作去聲讀。蓋孟子之意。以謂君子不亮者。惡其有固執之病也。與大人不信果之旨同。而與孔子之言合。

法家拂士。今作弼字義。然以予言莫違之說反觀之。當以本音作拂字讀。言能拂逆人君之意。以忠諫。而不爲予言莫違之訣臣也。如此。方與敵國外患之說相符。韓詩外傳云。周公有輔臣五人。拂臣六人。益徵輔弼之弼。與拂有二義也。

巨擘。非大指也。齊地有蟲。形似蚓而特大。能擘地而行。故呼之爲巨擘。孟子初以蚓況仲子。後以蚓類之。最大者。推仲子之最賢於齊國也。

家語云。蒲盧卽名蜾蠃。蜾蠃待化以成。猶民之待化而善也。註疏云。蜾蠃化桑蟲爲子。猶爲政以民爲子。乃知蒲盧非水草也。

蔬食、菜羹、瓜祭。明是三物。今以瓜作必。不知何義。詩云。疆埸有瓜。獻之皇祖。可知瓜祭之有據矣。

李克曰。怪力也。亂神也。二種不語也。力豈不爲世用。神豈不可敬事。但勇不好學。則力不由理。是爲怪力。敬而不遠。則事神爲瀆。是爲亂神。故夫子不語也。

束脩、孔安國云。其人能束帶修身。未嘗不教。安國去古未遠。其說可遵。

犬馬有養。後儒皆知。不忍以犬馬喻親矣。然何不直遵註疏。謂犬守禦。馬騎乘。皆能養人。但能養而不知敬。人子養親而不知敬愛。何以別於犬馬養人乎。

問辨錄。疏耳順之旨頗精深。蓋云。夫子六十以前。何嘗不聲入心通。但未至化境。或樂於聽當理之言。而不樂聽拂理之言。及六十而心與虛空平等。凡聲之入耳者有殊。而聞聲之性無二。但覺虛靈洞達。不知揀擇取舍。純然造化之境。

舜典云。同律、度、量、衡。蓋律、呂者。卽黃鍾、太簇、等十二。而六爲律。六爲呂也。度有長短。量有多寡。衡有重輕。皆記於黃鍾。因黃鍾之長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因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一千二百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因黃鍾之龠所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觔。三十觔爲鈞。

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說者謂千里乃吳中湖名也南史崔思祖傳亦有千里蓴羹之語又杜公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千里對岷下並是地名尤可證也至於未下乃是未下而末下亦是地名

文獻通考舞部中載武舞之曲名曰劍器用妓女武妝而舞實空手而不持劍也方知劍器非是舞劍

天運地氣有萃於一時會於一地者如孔子以文德生於魯七十二賢多齊魯人明太祖以武功成帝業生於鳳陽從龍爲勳臣者六十餘人武功力戰十居其九豈非氣運之使然哉

世傳社鼠不可去蓋去鼠惟薰灌二法考社制乃束木而塗之者也薰之則恐燒木灌之則恐敗塗此社鼠之所以不可去也

人言國計家計多曰經營此二字乃出入之義也日月出入於卯酉二方故二方謂之經營

世傳交義之厚皆曰管鮑陳雷夫鮑之知管管言之甚悉至於等以生我感之至矣及桓公問叔牙爲相而管謂不可管不以私感而推鮑鮑亦不以不相而憾管此眞千古知己也乃若陳重雷義每舉孝廉茂才輒彼此相讓後同拜臺郎義斥重亦自去究其始終不過如此較之世俗之交已不可及擬之管鮑此猶是硜硜小節也烏得而並稱云

尋盟尋字或作尋覓之尋失物而尋覓故物猶背盟而尋覓舊盟然不止此也古尋燖通用燖即燂也乃重溫之義也子貢曰盟可尋亦可寒以寒對之知燂溫之義不謬矣此與尋舊之義不相遠而尋字乃有

歸著。

區種之法。今尙載之諸書。謂起於湯旱之時。伊尹爲救荒計也。其法三尺一坎。坎深五寸。每坎下稻種數十粒。如種麥然。俟抽苗後。漸漸鋤土塡坎。時加澆灌數畝。此數畝穫可十倍。則雖旱而不饑。余初閱此。謂是空言。及讀嵇康養生論。明言區種。可一畝穫百斛。正合十倍之說。然則晉時猶傳此法。不知何故。遂不聞於宋、元之世也。又漢書食貨志載漢武末年。有趙過者。爲代田之說。如田三晦。每歲種其一。空其二。互相輪轉。則地力息而穫倍厚。種一可以穫三。而人力省矣。余初亦未信。及觀劍中大旱。禾苗盡槁。次年倍穫。因信休息地力之說。果不誣也。推之於人之精神福澤。何獨不然。節精神而代之。世或有其人。節福澤而代之者。絕不聞也。

文章黼黻。各有定色。考工記繪畫之事。五色雜陳。五色者。取之天地四方。所謂東靑、南赤、西白、北黑、天元、地黃是也。赤、黑合謂之文。赤、白合謂之章。白、黑合謂之黼。黑、赤合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男子跪拜。女人獨否。世謂古禮。不知非古也。昔宋太祖亦爲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否。歷問諸臣。惟孫貽對曰。古者男女皆跪。至武氏。始爲拜而不跪之禮。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此其證乎。太祖大稱之。然其說雖足徵。而後世命婦朝見及女子合巹。仍拜而不跪。何武氏之禮。竟無革之者。

今世間所行之事。皆傳之於古。而古必有異人創其始。作字者倉頡也。作甲子者大撓也。作曆者容成。又云容成也。作占日者羲和也。作占月者尙儀也。作占歲者伯益也。作衣者胡曹也。造弧者揮也。作弓矢者

夷羿。又云牟夷也。作市者祝融也。作酒者儀狄也。作屋室者高元也。作舟者虞姁也。作井者伯益也。作臼杵者赤冀也。作醫者巫彭也。作箴者巫咸也。作駕者乘雅也。作御者寒哀也。作服牛者王冰也。世本又云鯀也。造兵者蚩尤也。造律者伶倫也。造數者隸首也。作圖者史皇也。尙有城池之屬。不知作於何人。以意測之。當起於黃帝車營之制。後讀楊升庵丹鉛錄。知作城者鯀也。作瓦者桀也。鯀治水專用堤防。作城以捍水。事當有之。瓦始於桀。則前皆茆茨可知矣。

世傳子夏爲魏文侯師。按史記子夏小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方二十九歲也。孔子沒後七十五年。爲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方得與韓、趙同稱諸侯。計此時子夏已一百四歲矣。然不見諸書中。有子夏百歲之說也。書之不可盡信。多如此。

古人之書。垂之後世。多有爲後人藉口者。左傳石碏大義滅親。此眞大義也。其後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太宗殺兄建成。弟元吉。廢太子承乾。唐高宗廢太子賢。其餘殺兄弟子孫者。不可枚舉。皆以大義爲名。公羊魯隱公、威公。有子以母貴之說。其後漢哀帝尊傅昭儀爲太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唐高宗廢太子忠。其餘廢長立少。以妾爲后者。皆藉母貴爲詞。此所謂法立弊生。藥能增病。立言垂世。不其難乎。

史記周本紀。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予謂每一政事。必經如許人之口。而王始斟酌行之。

則一事而不啻千百事之聽斷矣。寧特日不暇給哉。立法之意。不過天子當明目達聰。使百凡皆可進言耳。政之便者。不必言矣。即有不便者。各人中一二言之。亦非盡數十種人而人人皆言也。讀古書須以意會者類如此。

史書起復二字。謂將相大臣。丁艱應去。因事奪情。起而復居其位也。乃是未滿制而服官之稱。後世不詳此義。凡守制服滿。補任他地者。皆名起復。脩大明會典者。亦仍其稱。而吏部勳司。亦設起復一科。即諸名公作誌作書。亦往往以服滿爲起復。蓋不察起復二字。乃起而復居原位之義耳。

寧馨二字。乃晉宋間助語也。猶言此個也。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屏却阿堵物。遂以阿堵爲錢貫之稱。

濫觴二字。濫、即泛也。言源之初出。僅可泛觴。而不足泛舟。甚言其小也。後人不知濫之爲泛。而乃以末流之泛濫無紀。謂之濫觴。反其小大之義矣。以上四則。或以其近而不之察也。故一拈出。

後漢鄧騭傳。有元二之災之語。註云。元二、即元元也。今人寫疊字。每用二點。蓋祖此。

九原乃山名也。晉時諸貴顯者。皆葬於此山。如秦、漢以前。皆葬北邙山。

禹疏九河。河疏、即無河決之患。自齊威公取一國之地利。而塞其八河行一路。河決遂始。

世俗凡吉慶祖道等事。皆有避僧之忌。究其源大爲可笑。鄴洛陽記云。北齊忌黑。文宣殺第七弟。以七音

同漆而漆色麤黑。又以僧衣緇近黑。故以爲避。天下事之轉展承謬。相沿不察者。皆此類乎。

古帝王陵墓。載之祀典而可考者。伏羲在河南陳州。女媧山西趙城縣。神農湖廣衡州。黃帝陝西中都縣。少昊山東曲阜縣。顓頊帝嚳俱滑縣。帝堯山東東平州。帝舜湖廣寧遠縣。夏禹浙江會稽縣。商湯山西榮河縣。商中宗北直內黃縣。商高宗河南西鞏縣。周文王、武王、康王、俱陝西咸陽縣。漢高祖陝西涇陽縣。漢文帝陝西咸寧縣。漢景帝、武帝。俱陝西西安府。漢光武河南孟津縣。唐高祖陝西三原縣。唐太宗陝西醴泉縣。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俱河南鞏縣。宋高宗以下六代。俱浙江會稽縣。明太祖江南江寧府。明成祖以下十二代。俱北直昌平縣。其餘尙多。皆不足記者。

東坡極不取五臣之註文選。卽如謝子房詩。苛慝暴三殤。此卽禮所謂上中下三殤也。言秦政之暴。戮及幼稺也。而註乃云。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則是以父、以夫、皆爲殤可乎。此類甚多。故知五臣爲荒陋俚儒。

巫蠱之禍。漢武以前未之聞。而漢武獨受禍最酷。至於父子不保。不知其端實漢武自開之也。按封禪書。丁夫人、虨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此非巫蠱之始乎。帝皇安內攘外。自有大道。乃信此邪術。而外攘未行。內亂先作矣。可不愼哉。

白樂天作廬山草堂。實以燒丹。謂可服而長生也。將成矣。一日忽敗。明日忠州除書至。可見世間出世間之福。不能兩得。世福易。而世外之福難也。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尙有三十萬觔。董卓郿塢。金至不可量。其餘賜予餽贈。動輒數十觔。漢初陳平一人之用。卽四萬觔。後世帝皇。亦無以觔計金者。況紳民之家乎。古何多而今何少也。未嘗不鑿山披砂。卒不可多得何也。蓋神物能隱能現。隨世福之厚薄爲豐嗇。卽如商賈煮鹽。若遇大商之有福者。鹽泉頓增。凡物亦皆然。

漢史載淮南王劉安謀反云云。余讀鴻烈解二十一篇。心竊疑之。以爲能著如此書。其視世間帝皇。直如浮雲。而肯作叛逆之事乎。及遍考記載。有言漢淮南王喜道術。好神仙。能致仙人鍾離晦與之共游。變化無常。服氣不食。能日中見星斗。履水如地。五金八石。皆可成黃金。武帝欲求其方。五徵不應。謬言無其事。帝怒將欲以事誅之。王預知。卽與羣臣有道術者。去不知所之。而史所云者。非其實也。或者帝欲誅一藩王。非以叛逆爲名不可。王旣去。而史遂窺帝之意。以記之乎。

凡與親朋相與。必以順適其意爲敬。惟勸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強之。百計以苦之。則何也。而受之者。雖覺其苦。亦不以爲怪。而且以爲主人之深愛。又何也。此事之甚戾。而舉世莫之察者。惟契丹使臣馮見善云。勸酒當觀其量。如不以其量。猶徭役不以戶等高下也。強之以不能。豈賓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於契丹使臣之口。

青苗之名。至今猶傳。想吾越去慈溪不遠。昔荊公行之慈谿而越中亦以爲便而行之也。此法行之民間。聽人自貸。而無抑配。亦頗便民。卽荊公初行於一邑。尙能精神周到。覺察侵擾。民便而不病。然亦止一時

救急之計耳。若謂以此均天下之貧富。而成王政。愚亦甚矣。且無論天下之大。不能人人善行此法。即善行之。亦非王道。昔唐村老人論青苗曰。朝廷以富者逐什一。貧者倍稱貸。故以是均之。不知貧富不齊。自古已然。即天地亦不能使之齊也。民有貧富。如器有厚薄。欲磨其厚以益其薄。薄者未益。而厚者先穿矣。荊公聞其言而默然。惜聞之不早。悔之不早也。

汲冢周書。載桐宮之事。與正史大相反。其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太甲潛出。殺尹復辟。天佑黃霧三日。太甲悔懼。仍任尹子陟爲相。後人皆云僞書。僞固不必言也。但王元美謂周書。必非漢以後人所能爲。似以爲非僞。又有汲冢竹書。與同一卷。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信知爲魏國之史也。與周書既同出於汲縣魏墓。王冢中。而異同了不相涉。書不可盡信如此。

韓非子云。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所謂八者。子張、子思、顏氏、漆雕氏、仲梁氏、孫氏、孟氏、樂正氏也。而反無子夏。夫河西有子夏之儒。而子游以此責之。何反遺其名耶。非之論未足憑。

呂氏云。顏涿聚大盜也。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段干木大駔也。學於子夏。索盧參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數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且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干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於學也。夫呂氏未爲知王道。而尚不敢不貴學。獨韓子則云。游學日衆。世之所以亂也。又云。貴文學以疑法。貴修行以貳功。索國富強。不可得也。是猶病者。但見庸醫之藥反益。而不知求國醫良醫之神劑。終亦必亡而已。

今之美稱。古典各有所據。如蔡氏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凡倍字。皆作倚字。不知別有所出否。大約倍誤爲倚也。

書云。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註。遒人宣令之官也。周禮疏則訓遒爲聚。蓋聚人而令之也。二說當以宣令爲是。

史記吳世家則云。楚邊邑卑梁氏之女。與吳邊邑女爭桑。而楚世家乃云。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卑梁也。吳、楚之舛如此。故先輩有言。遷史疎漏。此其一也。余偶閱此而記之。想他處疏失者尙多也。

秦始取列國之地。而爲郡縣。不久卽入於漢。想秦之制。未能盡備也。入漢而後。當事者。尤留意守牧。其法方備。亦甚善。尤善者。士人皆得試吏爲掾爲曹。而辟舉薦進賢良孝廉等。出於斯。公卿大夫諸名臣出於斯。士人既不羞爲之。而掾曹遂得文章德行之士。卽恆人爲之。亦皆自修勵。以望舉察。而漢治焉。得不爲三代以下之最乎。其掾之名。曰主計。曰錄事。曰上計。曰文學主事。曰史從。曰位文學。曰左賊曹。曰待事。曰左右令史等。其曹之名。有史士曹、客曹、議曹、法曹、集曹、比曹、水曹、金曹、漕曹、穀曹、尉曹、功曹、獻曹、決曹、兵曹、外兵曹、左倉曹、右倉曹、奏曹、辭曹、戶曹、賊曹等。其司馬有中部案獄司馬。有武剛司馬。有循行領校。有終利領校。分職既備。則任職者。無久猾舞文罷制莫善於此也。後世不知何故。絕不用士人矣。用士人之效。不止於政治無奸。而往往有奇傑節義之人。出於其中。略舉數人於左。

宣帝時。周燕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苦諫。太守殺囚而斥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可也。又謂諸掾吏曰。悉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府君。燕手劍相刃。使者乃收燕繫獄。屢被楚掠。詞無屈撓。不食而死。予觀周燕。既以諫不行被斥。卽不懷怨已矣。乃身獨任罪。至於傷膚殞命。大似乎矯然。人亦何能矯至於此哉。此其忠義之節。以爲吾既事之。卽當死之。無愧千古矣。

史又載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成公浮被枉。覆案倉庫簿。收戴就於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詞色不變。又燒斧使就挾於肘腋。又以鍼刺爪。令之爬土。爪悉墮落。就據地而言曰。誣枉忠良。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拷死之日。當白之於天。殺汝於亭中。使者奇其壯節釋之。卽舉孝廉。爲光祿主事。

漢決曹史繆肜。事太守梁湛。安帝初。湛卒於官。肜送喪隴右。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去。肜獨留爲起墳塚。乃穿其傍爲窟室。晝則隱形。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服其義。

所輔爲平原小吏。縣令劉雄。追賊被執。將以矛刺之。輔叩首願以身代。賊釋令刺輔。洞胷而死。永平二年。太守具以狀聞。詔書旌之。賜錢二十萬。官其父兄。

太守鄧融。禮請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按奏。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辭去。不言其故。融大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爲廷尉獄卒。融果下廷尉獄。范遂得盡心衞侍。融怪其貌曰。卿何以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戹昏亂耶。融出獄而病。范爲侍養。及死親將車送葬。終不言其故。

予嘗謂天子六曹之政。遞而下之。直至胥吏。乃與民相親。而胥吏之不肖。又遞而上之。足以害國。後世因士人不復試吏。而人視胥吏爲最鶩下不肖之役。彼亦以鶩下不肖自居。一以犯科作奸爲事。於是苟非鶩下不肖之徒。不屑入胥吏之列。郡邑之長。左右前後。無非鶩下不肖之徒。雖有龔、黃亦滅其善政七八矣。蘇潁濱言之最悉。大約謂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邑之長。又舉而寄之胥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不在是。而因得盜取作奸。其奸盜之利。足以仰事俯育。既無廩祿之予。又有鞭扑之辱。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而不去。當求其情而思其故也。此論可謂盡末世胥吏之弊。而究其根源矣。總因士人不入之故也。蓋宋時已無士人試吏。故潁濱云然。誠能優以禮貌。給以祿食。引以薦舉之路。開以卿相之門。盡取士人試而用之。士人亦必樂就。如是而天下不治。吾不信也。

祭酒二字。今第用之爲太學之官名。然古來可泛稱。如漢所謂劉氏祭酒。校官祭酒。文學祭酒。今亦有稱爲經生祭酒者。大概每晏會。必長者執爵而祝。每祭祀。亦長者執爵而酬。蓋先輩之通稱耳。

古鹽與監通用。但作去聲。卽監之義也。故無鹽卽不監二字。爲醜女之通稱。昔自鴈於齊宣王。而納爲后。曰無鹽者。蓋謂其爲醜女也。此女姓鍾離名春。出文選六臣註。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餘萬。後漢增四百餘萬。至魏不及百萬。晉、宋、後魏、北齊、後周。皆不及四之一。隋、唐乃有九百萬。宋太祖受命時。亦止二百五萬。太宗稍增之。至眞宗增至八百餘萬。仁宗時與前漢相等。至神宗時。與後漢相等矣。元、明尙俟考而錄之。世傳竿牘二字。乃古竹簡之遺名也。有曰尺牘者。卽

尺一書也。後又爲牋啓。又變爲手柬。至於見人有名刺者。卽禰衡所謂懷之字滅者是也。宋有門狀。卽名刺而備書名第爵里。如今之下官謁上司書官銜具履歷。俗稱爲腳色者是也。至王介甫又用金漆版書名曰簡版。又有牋啓。而附以小簡。謂之雙書。牋啓中又加以偶儷詞。不惟致書者煩。觀書者亦煩。末世漸增無益之事。多如是也。焉得賢人君子在上位而盡革之。以復於古。

世傳鎧甲二字。據說文。鎧者甲也。甲字屬註。而俗遂聯合之也。鍪鍛、頸鎧也。兜鍪、首鎧也。釬、臂鎧也。冑、面鎧也。

王毛仲從元宗誅韋氏。有大功。爲帝所寵。嫁女延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宰相能使其君知之。敬之如是。自然足以行其道。宋中書舍人宏與宗。爲文帝寵愛。曰。卿欲作士大夫。得就王球席乃可。若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卿不得爾。與宗還奏之。帝曰。我亦無如此何。紀僧眞得幸齊王。因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淪。我不得措意。僧眞遂自詣斆。坐定。斆命移牀遠客。僧眞失色而退。此時已稱亂世。而古風尙不盡泯滅。如末世之甚也。使江公而見近日之風俗。寧特移牀遠客而已。將蹈東海之不暇矣。

男色之好。不知起於何時。記傳則僅見於春秋戰國間。魏有龍陽君。趙有建信君。衞有彌子瑕。楚有壽陵、安陵、鄢陵君。州侯、夏侯。漢有籍孺、閎天、鄧通、董賢。此後不可枚舉矣。戰國時。楚之男寵獨多。信爲蠻夷之風也。但漢文帝幾比成、康。而亦有鄧通之寵。其果三代以後無全德乎。

諱名起於周、而秦、漢沿之。然亦有不盡諱者。夫廟諱甚嚴也。而祀文王之頌。則曰克昌厥後。一名者諱。而漢韋孟之詩曰。總齊郡邦。子宜諱父也。而曹植之子曹志。奏武帝曰。榦植不強。臣宜諱君也。孫權時。張承與呂岱書云。功以權成。戰國時。趙有姓苦而名成帝者。魏宗室曹冏。字元首。南史民間子有姓皇而名太子者。至宋徽宗時。方禁天下以聖字、天子、君王等字爲名。可見前之不甚拘也。唐李長吉父名晉。時忌者謂其不可舉進士。則諱之無理者也。韓文公力爲辯之。然卽無此辯。其說終不可行。

今人多自號居士。釋氏尊稱儒者。亦曰居士。世俗謂是釋家語耳。不知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註謂道藝處士也。又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有居士。任昉華士云云。然則居士之名。中華久已有之。

同姓名錄十卷。載古今同姓名者甚多。餘不足異。至於前賢。如顏淵、張良等。人豈有不知者。乃顏淵有四人。張良有九人。猶曰景企前賢也。若亂賊簒逆。如王莽、董卓、王敦者。其名極著。而王莽有二人。董卓有二人。王敦有四人。此何爲者耶。

古今以古文詞著名者。如漢、如唐、如宋。無甚不肖之文人。獨善詩者。每有奸回諂狡之士入其中。如唐人以詩善千古矣。宗楚客、李嶠、楊再思、鄭愔、宋之問兄弟、沈佺期等。亦工詩中之錚錚者。考唐史。宗楚客譖魏元忠。以附韋后。李嶠亦贊之。張仲言武三思之罪。命楊再思、韋巨源參驗。而二人假寐不聽其言。李嶠又令送張至獄。撾之折臂。鄭愔爲三思首謀。逐張柬之、彥範、五王。殺害之。如此等事。何與其詩。絕不相蒙哉。詩不及文。於此可徵。

漢光武易前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明帝爲太子若在後代彊不以憂死則必有逆節明帝既嗣位不忌而謀之必疏而防之及考史載明帝永平元年彊病帝遣中常侍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等三王前後詣魯問疾及卒悲不自勝贈以殊禮因考光武雖立陰后廢郭后而優禮郭后不衰卽明帝待郭后每事與陰后必均予因思光武待東海母子必有至情足以感動明帝母子者卒相全於宮闈骨肉之間也豈後世廢后易儲者可藉口耶

士苟立節好名習以爲風非有特出之行不足取勝於儕輩於是詭卓之事起矣卽如向栩者名傾一時公府交辟而夷考生平性多詭卓學道而狂身著絳絹被髮終日牀上讀書足膝著痕弟子皆令以顏閔由賜爲名或入市匄或悉召諸匄止宿設酒食所爲多若此後爲侍中當張角起請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滅東漢奇士有此顚狂一種以邀時譽又晉穆帝時以蔡謨爲司徒三年不就以邀恬退名於時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又陳疾篤自旦至日昃使者十餘返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公卿奏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到廷尉待罪又范冉桓帝欲以爲侍御史遁身梁沛之間賣卜於市遭黨禁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宿客廬或依樹陰如此十餘年嘗令兄子載柴兄子陰以柴益之冉令載還過其姊飯陰留錢而去王哀貧甚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自是莫敢佐刈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杰不與黨錮上書自劾又景毅爲侍御史其子爲李膺門人不與黨禍自表免歸桓元篡位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給其資用使居

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夫古之所重於隱士者。如庾峻云。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貪汚。退讓足以息鄙事。此遠寵之臣。所以爲美也。予謂末世有崇尚高隱之意。卽有假恬退以邀名。如蔡謨等者。有假詭異以動人。如向栩輩者。又有轉展假飾。如桓元者。世之相假。寧有旣乎。

世固有獨行奇節之士。不可一以詭激目之者。如元德秀字紫芝。事母至孝。以不及父命而婚。遂終身不娶。人以無後爲諫。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矣。初兄子襁褓喪母。無資畜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房琯每見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夫潼流者。誠所感也。使人忘名利慰生平者。德所化也。烏可貌襲而色取哉。

人知利足以殺身。而名之足以殺身。在亂世尤甚。公孫述僭號時。聞李業名。召之。恐其不至。使鴻臚持毒酒刼之。業飲藥而卒。董卓聞蔡邕名。刼就之。卒死於誅卓之時。

處亂世而名不可晦。不得已汚其名以自全。用心亦良苦矣。高鳳名聲藉聞。恐不免召辟。乃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王君公詐與宮婢通以自汙。得免歸。昔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不勝感嘆。若王高二君者。亦斷尾免犧之智乎。

古稱孝之至者。多在父有後母。友之至者。多在異母兄弟。漢楊厚之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方九歲。乃託疾不食不言。母知其意。感而加恩。陸景融之母。每笞前妻子象先。而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歛其威。

韋嗣立母遇前妻子承慶過嚴每有杖罰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爲恩貸王覽前母兄祥每被後母楚撻覽數歲見輒流涕抱持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後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乃止祥漸有時譽母深嫉之密使酖祥覽啓取酒欲飲母遽奪傾之自後飲食覽必先嘗余觀數君者皆天鍾至性賢聖之資也若王覽欲代兄飲酖又能化其妻敦妯娌之義又在諸君子之上矣琅琊王氏才名品位盛極兩晉皆覽之後也覽夫婦皆有至性焉得不昌其後哉

史載魏徵知太宗臂鷂奏事故久鷂死懷中按白樂天獻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及璟趨出鷂死掘中則此乃宋璟事非魏徵事也樂天在當時聞見必真或前史傳寫之誤

古云三世爲將者必敗以殺人多也予謂殺機深者尤甚他不勝述偶見鄧艾傳自幼留心兵事見肴盒盃盤之類必作佈陣勢登山臨水必指畫營棄覆伏之計其心時時是殺機爲政也後破蜀成功爲鍾會所搆衛瓘遣田續斬艾於綿竹子忠亦死似可報其殺機矣猶未也晉武帝卽位段灼爲之訟冤召其孫鄧朗官之在襄陽失火母與妻子舉室燒死朗弟千秋先卒有二子亦同死於火鄧氏遂絕殺機之深至是而盡應也明末袁崇煥督師襄陽予友王予安每稱其忠勇後罪不至死而竟處以極刑舉族遷流予安曰論公此諸事無可受此慘禍者獨時時以兵爲心殺機不覺日深一日此禍之本也予甚善此論可與鄧艾事參觀焉

自宋齊以後公主多驕婬無行至唐尤多違禮然唐諸帝生女特繁豈天之厚其毒乎高宗十九女太宗

二十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十女以下者不述也。其間再嫁者二十七三嫁者三。豈有此家法哉。安樂公主嘗自作詔。請帝署可。又與太平七公主並開府置官屬。降墨勅斜封授官。豈有此國法乎。又如華陽、壽陽等十二公主。皆出爲女道士。又如公主和蕃。准親王例。置府官屬。又如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公主不答。又如公主死。駙馬執三年喪。種種舛謬。太宗英明絕世。而絕不考古禮以定規制。何也。

世惟知嚴子陵不臣光武。而牛牢之事不甚傳。按牛牢爲光武布衣交。嘗夜共講識文。有劉秀作天子之語。光武笑曰。安知非我。若果爾。各言爾志。牢曰。大丈夫義不與帝王爲友。衆皆大笑。及卽位。徵之不至。詔郡守存問。牢被髮稱疾。不答詔命。此可與子陵比肩者也。乃二公皆出於光武之時。蓋聖明升而麟鳳出也。

# 遯翁隨筆卷下

古今讖緯之說。自周檿弧箕服之前不述。如亡秦者胡。而二世名胡亥。始皇乃近捨子之名胡。而備胡虜。築長城。孰知長城築怨。適以速胡亥之亡乎。唐太宗聞亡唐者武。又爲女人。一日偶宴諸臣。各戲舉乳名。李君羨以武功封侯。自舉名媚娘。太宗瞿然曰。何物女子。武健乃爾。卒謀殺之。太宗亦近捨宮中之武。而殺功臣。孰知李淳風所言。天之所命。雖殺之復生乎。況必不能殺乎。柴世宗子文書靈。得片木。書曰。檢點作天子。於是易舊檢點而用宋太祖。孰知疑舊檢點而易以宋祖。乃所以檢點作天子乎。明太祖時。亦有亡明者李之讖。太祖殺□□侯李□□。後李善長亦不令終。皆以姓故。孰知二百八十年後。李自成方應之也。予幼時聞故老言。太祖問國祚。劉文成但書一順字。或以爲三百八年。或以爲八百三年。孰知入子耳者。五十餘年。而乃見李賊僭號大順。李順二字。何皆驗之不爽乎。然讖有隱曲巧諱。事後方見者。如檿弧箕服之類。又有據字據名。直示無隱者。如公孫病已立。劉秀作天子。檢點作天子。及亡秦胡、亡唐武、亡明李之類。然皆莫知所從來。或曰。凡讖語民謠。大都熒惑星化爲紅衣小兒。呼於市中。因傳之衆口。熒惑爲火。火喜明。故凡事或預洩之。當不誣也。

道君大觀二年。御製一碑。列於延福殿之東壁。名易運碑。曰。始建元基。紹興德壽。（紹興爲高宗年號。德壽則黃、劉作逆時改元。）陽九之數。非由人致。朕嘗闚易。庚子辛丑。（徽宗宣和二年三年。禍始東南。肇動干戈。宋江、方臘皆起于宣和二年。）壬寅癸卯。亦云

哀哉。爲宣和四五年。甲辰乙巳。爲宣和六年七年。卽欽宗靖康元年。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江表之虞。不知何辜。戊申己酉。爲高宗建炎二三年。時正劫灾。庚戌辛亥。高宗建炎四年。紹興元年。偏重勢輕。壬子癸丑。紹興二三年。後成改元。甲寅乙卯。紹興四五年。立應豐穰。丙辰丁巳。紹興六七年。胶已何在。預言宣和、靖康、建炎、紹興、大運。無不歷驗也。

元末民謠。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果於黃河濬掘時。出一石人而止隻眼。時汝、潁、兵起。而天下大亂。元遂亡。明正統末年。小兒遍呼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北人帝與弟同音。正統蒙塵。而以天下予弟。其初封郕王。今以土地屬之也。再來者。還我者。復辟而土地仍歸之也。又明神宗末年。民間鈔傳碑文云。沐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甲申辰月。果有烈皇殉社稷之變。南都脩乾清宮。此碑果出矣。內云騎馬入都門。乃識闖賊也。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繞。乃識李自成也。有云牛宿金星蓋天一木。乃識賊將相牛姓宋姓也。有云南明巽巳午火微。乃識唐王生於乙巳。魯王生於戊午也。微者二王皆不振而亡也。有云亥子窺京。乃識海上犯南京。正亥子年也。有云戌邊水火自然滅。乃識戊戌年水歷之亡。而明祀遂絕也。自然者。言其自亡。而不費攻戰也。此碑在宮中。亦必明太祖所製。與道君之碑。古今一轍。或疑曰。數皆預定。則君臣將相。皆不任亡國之罪乎。其中大有說焉。

輟耕錄載唐臣義士聞楊連眞珈將發宋帝六陵。而貨家具及行貸。得白金若干。邀里中少年酣飲。告以收遺骸而共瘞之。乃爲文木匣。囊以黃絹。各署曰某陵某陵。分委而遣之。詰旦事畢。越七日。楊尒令裒陵骨。雜牛馬骨中。築一塔鎭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云云。據此。則收陵骨者。的屬唐臣矣。又癸辛雜志載楊

禿發陵事。成於僧澤。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而理宗所藏更多。啓棺時有白氣亘天。蓋寶玉氣也。故理宗之屍如生焉。倒懸之。瀝取水銀三日。竟失其首。爲西番僧盜去。舊陵使羅鋭者。買衣棺收斂之。大慟垂絕。西山皆有哭聲。晝夜不絕者數日。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及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止木燈架一枚而已。二棺從五國城來。當時已料其僞。欲慰一時人心。不忍改斂也。據此。則收陵骨者。乃陵使羅鋭也。又鄭元祐所書林義士事云。太學生林德陽。當發陵時。假作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又攜銀牌百許。賄西番僧。得高、孝二陵骨。歸葬於東嘉。據此則收高、孝二骨者。又有林義士也。輟耕錄謂六陵發於一時。收骨畢於一夜。癸辛雜記。謂先啓三陵。後啓五陵。日月相懸。又宋文憲集中記宋陵諸骨。皆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明太祖聞之。卽命北平守將吳勉遍索之。果得於西僧廬中。先厝於城南。後勅葬於故陵。此記與癸辛雜記相同者也。至於收陵骨者。有唐、羅、林三人。未知孰是。記載之不可憑如此。

呂不韋進邯鄲姬入宮。至大期而生始皇政。大期者。十二月也。已踰常格兩月矣。何以知其爲不韋之孕乎。以平心論之。不韋初月而合。至次月乃知果娠。而速進之入宮。又十二月。則已十三月矣。所生之子。乃十三月所生者也。子之非呂。更何疑乎。大約六國人心。痛恨始皇。故竊其說以非嬴秦先亡於六國也。予觀始皇固暴虐不仁。然其膽氣才略。直是千古第一雄傑。不韋而爲此陰謀。則是鼠竊狗偸之類耳。烏能生此千古雄傑人乎。惟繆公以下。非襄諸王。庶幾可以生始皇耳。太史公去古未遠。因確著其入宮時日。

則姬孕之是秦非呂。不辨而已昭然見矣。眞所謂良史也。

世傳宋梁灝登第謝表有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確爲八十矣。而脫脫宋史。則載其登熙寧二年甲科。至景德元年。知開封府而卒。年九十二。時去登第之年。已二十二。則登第時乃七十一也。洪容齋隨筆。考其登第病卒之年相同。而卒時方四十二。則登第時僅二十二耳。王氏日鈔述史臣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灝之秀穎。中道而摧。李秀巖朝野雜記。載宋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而灝年二十二。洪、王、李三人。皆以宋八記宋事。諒不誣。脫脫宋史。不足據也。

唐張柬之年七十餘歲。以賢良對策登第。宋高宗紹興間。第三名陳修。試四海想中興賦。有蔥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於宮中。傳臚時吟誦此聯。爲之出涕。因問其年。曰七十二。問有幾子。曰尚未娶。卽詔內人施氏。厚奩而嫁之。金章帝時。尚書省奏河東府胡光垣。年八十三。今舉進士。尚可任用。此二人雖非狀元。皆登第之最晚者也。

明朝中狀元最晚者。唐皐、焦竑。俱年五十。曾彥五十四。劉儼四十九。中會元最晚者。魯鐸四十五歲。金達五十八歲。爲正卿最晚者。湛若水至七十餘。始拜尚書。入內閣最晚者。邱濬、張璧。俱七十餘。始居政府。

略考明朝少年早達者

四歲。洪鍾善大書。舉入翰林。五歲。李東陽善屬對。能大書。入翰林。十二歲。楊廷和、中鄉試。十四歲。趙時春經魁。楊一清、郭希顏、俱中鄉試。十五歲。蔣冕中解元。十六歲。王臣中會試。李東陽、費宏、何景明、張居正、劉

虞夔、俱中鄉試。十七歲。祁彪佳。中鄉試。十八歲。楊一清、王洪、陳景著、王偉、趙時春、王愼中、蔡汝楨。俱中會試。解縉、洪鍾、中解元。十九歲。解縉、楊廷和、何孟春、蔡克廉、俱中會試。舒宏志中探花。王象坤、吳鴻功、中解元。殷士儋。中經魁。楊元祥、選庶吉士。二十歲。費宏中狀元。鄒守益、倫以訓、中會元。二十一歲。李之椿、祁彪佳、俱中會試。

已上諸早達。或有才兼將相。或以直諫顯名。或大魁天下。或端揆著績。且有如李、祁二公之抗忠殉節者。又不可據以晚成之說也。

西湖志載宋徽宗夢吳越王乞還兩浙。鄭后亦同有此夢。須臾韋妃報誕。即高宗也。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參以夢識。良爲不虛。但才略氣概。大相懸絕何耶。又小說云。宋徽宗是李煜後身。文藝相似。及見金主。檢李煜見宋之禮而行之。但李後主兩世爲亡國之君。又何耶。又小說言金粘沒喝生而項有癜。類斧形。及入汴。廢太宗子孫三千餘人以去。謂是宋太祖後身。此定屬妄臆。燭斧之疑。多不足信。況項上之癜。其足徵乎。又載宋幼主至元。降封瀛國公。入朝立柱下。見龍爪。與元世祖之夢符。將不利之。遂乞從釋教。往西竺國。中途謁周王。而以妾與之。生妾歡帖睦爾。實瀛國子也。後周王爲明宗。妾歡爲順帝云云。但瀛國父子。皆爲亡國之君。又何耶。又載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讖。太祖恐有不軌竊發於五更。故每夜分爲六更。不知庚更同音也。太祖受禪於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庚申。已五庚矣。越十七年而宋亡。元延祐庚申爲順帝生。乃宋幼帝之子。則分爲六庚又驗矣。

叵字乃不可二字之合音。如云叵測。乃不可測之義也。古來多用叵可字者。蓋多一可字。人每不之察。

漢汲黯不拜衞青。魏王祥亦不拜司馬昭。當其時不拜衞青易。不拜司馬難。後世不肯以王祥比汲黯之直。何也。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當其時受松拜易。受威拜難。然後世不肯以馮道同馬援之忠。何也。人固有觀一節而知其終身者。亦有一事不足概生平者。不可執一也。

漢惠帝與魯元公主。兄弟也。呂后以魯元女張氏。爲惠帝后。則是母舅以甥女爲妻也。呂后婦人之見。但欲女家長享富貴。而不知禮制。乃高祖非慣慣者。竟聽之何耶。而蕭何、張良輩亦無一言何耶。漢宣帝霍后。霍光女也。昭帝上官后。霍光外甥女也。昭帝爲祖。宣帝爲孫。是甥女反爲祖姑。而姨母反爲孫婦矣。霍顯婦人之見。禹、山庸鄙之流。但圖目前富貴。此不足論。乃霍光恭謹守禮之人。而在朝亦多正士。亦何寂無一言耶。

陳孔璋爲袁紹作檄。謂曹操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操別傳云。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然則檄中所云。不盡虛也。後操死。則置疑冢七十二。於鄴之漳河上。蓋亦惕然於往復之道乎。夫後人如欲發操冢。豈七十二不可盡發乎。予謂以操之智。其骸必不在七十二冢之中也。

古今人周旋師友於死生之際者多矣。至於停之於家。多以不祥爲嫌。乃新構之宅。能納師友已死之骸。此尤人情所最難者也。梁范雲與王暕交善。雲構宅方成。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軒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含殮。招復如禮。元周仁榮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柩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

寢居之。俄而楊死。留遺金遺其子。而自任喪費。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嘗病。潤之親侍湯藥。盡爲感動。勿忍受直。後觀光老且病。趣舟歸。卒於途。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成體。明年葬之。曰。生服其訓。死而委之。仁者弗爲。此三人者。可以破世俗之避忌。而詔萬世以厚道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此又出三君之上也。

北史王暹。鷹祖鴻勳。除奉朝請。或曰。王公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答曰。爲國舉才。王公之務。關吾何事。暹聞而喜曰。吾得人矣。古人不謝舉主。是乃所以爲謝也。不然。如市道而償之。待知己薄矣。二公皆有道義之風。若末世。則但得報謝之殷者。便爲厚道。市道之償。雖賢者多不免焉。

北史王思都督荊州。繕脩城堑。掘得黃金三十觔。悉以進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論者謂進上近好名媒進。不若藏之郡邑。代貧民完逋。元廉希憲買馬。得羨千餘金。曰。上之則自衒。乃以補他郡之不及者。較之王思。似爲得之。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名琰。晉羊祜傳。祜爲邕外甥。則女不止一炎也。祜後以功當封。而讓舅子蔡襲。則邕蓋有子也。又邕題曹娥碑八字。世說以爲楊脩解之。異苑又謂禰衡所解。然考史曹公一生。從未渡浙。安從見上虞曹碑而云云耶。書說頗有未考者。

凡事之作始者。如倉頡作字之類。皆有其人。但不見繪事始於何時何人也。一有繪事。必先圖人之貌。而後及山川鳥畜。既圖貌。必先肖父母之像。今之影像。其來蓋亦久矣。畫像之後。又必有以土木金石。以圖

永久。亦勢之必然也。先儒祠堂之制。宋朱晦翁用片木。書祖父之號。謂之神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不用木主。而用影像。明劉文安公二皆不用。止用一軸。大書三代祖考之靈而已。予謂欲邀祖父之神。棲於片木之中。似褻而近戲。何如肖祖父之貌。於影像中。而兼書木主中之所應書者。使子孫見其號而悚然。瞻其貌而儼然。如親見其祖父然者。子孫之心。通於祖父。祖父之神。即通於子孫。不愈於片木之褻乎。若謂影像亦近於戲。則不若兩已之而如劉文安大書一軸。猶爲大雅也。然木主之制。前不可考矣。而武王伐紂。載木主以行。則殷世已有之。非創於晦翁也。

先生二字。蓋古人極尊之稱。朱註謂先生父兄也。然亦有單稱先者。如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而顏師古謂先猶言先生也。亦有單稱生者。如賈生、董生、伏生。而顏師古亦曰。生猶言先生也。分稱之猶爲尊辭。況合稱之乎。宋人加一老字。尤爲尊辭之至。今人不知先生即父兄之義。而濫以稱人。所謂老先生。但爲半文之輕稱。事之不古。類如此也。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相去僅七日耳。此與貧家之斂形旋葬者何以異。景帝即以天下儉其親。恐亦不至此。此必文帝之治命。不敢違也。雖矯俗太過。然如此卓識。豈可於帝皇中得之哉。或曰。此乙巳必下甲之乙巳。則去崩時已六十七日矣。

昭公十七年冬。星孛於大辰。左傳記申須曰。諸侯必有火災。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朱註謂周七八月。乃夏五六月。似可信也。又先儒或言周但改歲首。而不改月名。則是歲首之

子月仍名十一月而寅月仍名正月也今觀左傳所云則又似月名亦改矣若月名不改則正月屬春今已改月名則周之正月乃冬正月非春正月也先儒謂孔子稱春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正理或然也又豳風七月流火朱註謂七月建申乃夏之七月也公劉居豳正在夏世其用夏正不必言矣夏正周正諸儒未有的據朱晦翁答呂晦叔書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敷言分史册所書民俗所用爲二項明楊升庵頗稱博古極與其說以爲諸儒之辯甚詳大意不出此今不得已而存此兩用之說諸儒紛紛之論俱可息也

包孝肅剛明嚴毅及劾張方平宋庠遂代其三司之位士論謂其蹊田奪牛不已甚乎

後世惟死後有易名之典曰謚然古有生前賜謚者衞侯賜北宮喜之謚曰貞子賜析朱鉏之謚曰成子當時行之不疑而舉國無阻之者受者亦不以不祥爲嫌或前此有之乎特無所考耳宋明以來惟藩王有貶謚如厲王、荒王者若卿相以下皆以得謚爲榮或就中稍有高下耳無直用貶詞如何曾之謚繆醜者因知晉以前尚有貶謚也

世傳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以爲最久而後世亦有之魏於什門在燕二十年宋洪皓在金二十年章惇貶蘇子瞻於儋州以與瞻相近也貶子由於雷州以下有由字也貶黃魯直於宜州以下有且字也皆寓諧謔之意黜陟爲朝廷大典國是與國運繫焉而權奸肆意恣情若此能不亡乎時有術士曰儋從立人子瞻尚能不死在雨上而田承之子由殆未艾也宜字上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皆如言

棄子育姪者。世傳鄧伯道。不止此也。後漢劉平。弟仲爲賊所殺。平扶母逃難。平有一子。仲有遺腹女一歲。力不能兩活。念仲不可絕類。棄子而抱姪女。魏夏侯淵遇大饑。亦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範子與弟子。皆爲賊所得。範詣賊求還。而賊還範子。範謝曰。人情無不愛子。然吾憐弟子幼。請以吾子易之。賊義而皆還之。元劉廷讓挈家避亂山中。幼弟子初眞母懷中。兵急。廷讓乃棄己子。扶母抱姪。疾走得免。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玉。晉文公曰。莫予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大喜曰。吳子不足憚矣。齊殺解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所在晏樂相慶。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此諸公者。敵國之人。何知之眞。而君相何反憒憒乃爾耶。蓋君相有私好私惡之蔽。一受其蔽。則全以好惡爲生死。而其人之才略膽智。不復可見矣。千古一轍。奈之何哉。

古本草中。不載西瓜。偶讀五代郃陽令胡嶠傳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之。結實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時。方入中國。故不見於古本草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當是甜瓜之類耳。

古人不以稱字爲輕。儀禮。子孫皆稱祖禰之字。孔門諸子。多稱其師爲仲尼。子思孫也。亦稱仲尼。蓋以字爲至重也。後世惟平交乃稱字。稍貴稍尊。便不敢也。與古異矣。

文人之筆。不可盡信。讀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則愿之爲人。當如霄鶴冥鴻。千古高致矣。然愿爲西平王李晟子。以父功授太子賓客。後復授節鉞。歷諸鎭。頗邇聲色。且用威刑。與序中所言。竟不相涉。又昌黎初上大尹李實書。極其稱頌。其中有云。某在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閣下者。又述其善政昭著可見者十餘事。閱之者。必以爲實語矣。後昌黎作順宗實錄。乃云。李實諂事李齊運。驟得京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再指其諂媚而又強愎者十餘事。與書中所稱頌者。每事反之。何前後相左之如是耶。一人之筆猶如是。而書間之頌詞。其可信乎。歷朝之實錄。其可信乎。昌黎素稱忠直。猶如是。而他人寧復可信乎。

古者。皆以馬駕車而戰。無單騎相鬬者。或曰。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始毀車而單騎始此。或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制始入中國。嘗考昭公元年之後。相去三十七年。方爲趙武靈王元年。則單騎馳射之法。不始於靈王。而始於未分之晉可知矣。然當時但令士卒。舍車而騎。不似靈王徧令國中。皆習騎射。如西北邊也。西北以專習騎射故。中國每不能禦。靈王盡國中而效西北邊之所爲。則兵馬得不強乎。予謂單騎之制。固始於晉。而盛於趙。然其勢之所趨。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車騎之製。至漢初猶未盡改。高祖每行。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居左。樊噲參乘居右。至鴻門危急時。則棄車騎單騎一馬而歸也。魏鶴山謂五經皆無騎字。獨禮記則有車騎載飛鴻之語。知禮記爲漢時書也。

立身嚴而持論寬者。司馬德操、申屠蟠、郭有道、諸君是也。不特處亂世之善道。聖賢設心。原是如此。立身嚴而持論亦嚴者。東漢黨錮諸君是也。立身寬而持論反嚴者。明季偉廟以後。東林諸君是也。故取禍之烈。過於東漢。不可盡歸咎於邪人。

南史載范雲從竟陵王子良登秦望山。雲知山故有始皇刻石大篆。人不能識。讀之不得韻。雲知史記有

文。而先讀之。及登山。賓僚皆不能句。雲一讀如流。子良遂以爲上客。按史記並無秦望刻石之文。予親至秦望數次。亦絕無石碑之迹。南史乃當時正史也。其虛誕不足信如此。

周海門先生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以爲敬主人之禮。非也。觀夫子蔬水自樂。寧儉從先之意。饌無取於盛也明矣。且執圭始爲戰色。饋以車馬不拜。豈因一饌之盛而遂竦立致敬乎。況賜食於君。但曰正席先嘗。豈一饌之盛而加於事君之敬乎。以是知註之不然也。然則何爲而然乎。蓋饌盛則殺物必多。夫子爲物命惜也。饌盛則侈靡太甚。夫子爲風俗傷也。不安於心。故變色而去耳。作如三嗅而作之作。蓋言其去也。陶石梁先生曰。迅雷風烈。天道之變。饌而過盛。世道之變。故夫子與之俱變。周陶之言。眞足正註說之淺謬。

王播在揚州木蘭寺題詩。有二十年前塵壁上。今朝始見碧紗籠之句。今訛傳爲呂蒙正非也。寇萊公謂魏野。遊陝郊僧寺。各有詩。後再至。而寇詩亦用紗籠。又不止王播一事也。或者呂公之詩。亦有此事。故亦云然。

余向聞漢法。有婦人幽閉之刑。不知何爲幽閉。及考呂刑。有椓黥二字而疑之。適刑曹許公言。男女各有宮刑。男去勢不必言。女則以木槌擊其胞腹。卽有一物墜而掩其牝戶。則人道永不能通矣。是所謂椓黥也。乃知椓黥卽幽閉之刑。

石經之刻。世止傳爲蔡邕所書。考之前史。不止此也。漢靈帝先刻五經於石。立之太學講堂。後蔡邕以爲

前刻未備。再加考覈。自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乃靈帝熹平四年之再刻也。此後魏正始中。又以中、篆、隸、三體刻石。晉永嘉中。劉曜等亂。焚燬過半。魏世宗補刻之。唐天寶中。又刻於長安。今所傳石本。凡世民字。皆不全書。必唐刻也。仍傳爲蔡書謬矣。五代孟昶刻於蜀中。最好文學。蜀多文士。又不受兵。故所刻獨善。朱文公所據爲定本者。正蜀刻也。宋宣化中。又刻於汴京。後爲金兵所燬。載之史册者。已刻六次矣。明天啓乙丑之際。士人制義詭誕。吏喜用子書餘唾。如盜賊因殺等語。頃之魏、崔作奸。楊、左、首要因殺之慘。至崇禎之朝。搢紳入囹圄受顯戮者。不可勝數。且流寇徧天下。而盜賊之禍。至於亡國。可見文運實關國運。而當時作此文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此所謂運也。

人之姓名。有不幸而同時同音者。邪正遂渾。而使正人受誣於後世。如張浚、張俊、是也。浚爲都督樞密。封魏公。嘗稱岳武穆爲忠孝者也。俊四大將之一。封韓王。忌武穆之功。而證成其獄者也。後世不察。至誣魏公證成岳獄。特以其子南軒有道學名。而人多怨之。豈不厚誣先賢哉。然魏公適與張俊同姓。而名又同音。又同一時。此不幸也。而鏡古之士。可不亟別之。

抱朴子載魏武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魏武曰。義不使高世之志。辱於汚君之朝。卒謝遣之。但正史何竟不之載也。而抱朴子不知從何得此事。姑表出之。以存疑案。若果有此事。正可與不留關公同爲義舉。然則魏武之度量。豈常人所及哉。

孟光舉案。皆謂是桌。余嘗疑孟光力能舉臼。則舉桌固非所難。然古無此禮。及讀張平子詩。有青玉案。而

註云。案、古盌子也。乃知孟光舉盌進食。恭敬齊眉。世豈有舉桌之事哉。

屠蘇皆酒名也。考之諸賦諸詩。乃屋之平而非樓閣者也。或前人於平屋中釀酒而佳。遂以爲名。而孫思邈遂有屠蘇酒方。蓋襲其名也。實爲屋名。而非酒名。

世傳范蠡去越。載西施以去。則是滅吳時。已不入越宮。而爲蠡所得矣。余嘗疑越王、少伯。皆一時人傑。柰何留此亡國之妖。及觀墨子有云。西子沈其美也。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此語足爲墨子證矣。蓋子胥之死。西施或有力焉。亦盛以鴟夷者。報子胥之忠也。西施亦犯兎死狗烹之說矣。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意則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意則欲廣疆州。而益其地。晉曲沃伯用夏正。合人統矣。意則欲自立。此論可爲誅心之發書。

放曠任達。但盛於晉。非起於晉也。莊列爲曠達之祖。而其言隱。其旨遠。不可方物。至漢末仲長統云。寄愁天上。埋憂地中。叛散五經。滅裂風雅。則言顯而意淺矣。鄭泉臨卒。命埋於陶家之側。冀化爲土。而取爲酒壺。則宛然劉、阮之先鞭。而其旨愈下矣。人言曠達盛於晉。其實亡於晉也。以其無餘蘊也。

邵康節云。湯武征誅一局棋。此眞頂門開眼之見也。世人一身如棋。弈之反覆者多矣。即如衞青爲平陽公主家馬前奴也。後爲大將軍。公主改離擇配。無及其貴顯者。遂朝命嫁之。又丁謂起甲第。鉅麗無比。楊杲時爲軍卒。躬負土勞苦。後楊杲爲戚畹。丁謂謫海上。朝命即以其第賜之。嘗見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

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秦時東陵千戶侯。花蟲被體腰蒼璆。蕭相爲吏謁東陵。中庭百拜百不應。漢初東陵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撥。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此眞達者之言也。吾輩暫處棋局之中。觀古慨今。亦可以曠然自適矣。

古今賢相在位之久者。三代而下。如房元齡二十三年。魏徵十八年。而奸相則李林甫、元載、蔡京、秦檜、爲最久。賢奸之久。足以卜主之昏明。卜世之治亂。亦足卜國祚之永短。非偶然也。至史衛王彌遠。獨專國柄二十六年。其人在賢奸之間。而國祚不長。其效已可概見矣。

國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未言其鬬之狀。意謂二水合流處。有似於鬬耳。乃後世眞有水鬬之事。宋紹興十四年。樂平縣奏言。河沖里田。似有物吸水而聚之。高起數尺。不假隄防。能直行如虹。里南程氏井水溢起數尺。亦天矯如長虹。穿牆破屋。與河水鬬於杉墩地方。且前且卻。若互相勝負者。踰時。乃各罷而歸。故道。又明正德中冬月。文安縣水忽起立凍而爲柱。高五六丈。大如之。中間空虛。傍有穴可入。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有入冰柱中避之得免者。觀宋之水鬬。知穀、洛之鬬。非僅似鬬已也。至於水立而冰之爲柱。古今未之前聞。

丹鉛錄。謂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翦爪髮瘞之。故各處有郭璞墓。果爾。則其不識地理明甚。璞之後不聞有富貴者。爪髮之瘞。何爲也哉。其殺身也。可曰祖墓使然。兵解而仙。可曰凶少吉多。然璞果精地理。何不遷改兵解之地。而易以沖升之穴乎。

古者惟天子諸侯南面人臣皆北面臨民從政則東面戰國至漢唐猶然趙括母曰今括一旦爲將軍東向而朝羣吏又田蚡自以丞相至尊坐東向韓退之送李端公卽客位必東向可見南面非人臣禮也雍也可使南面直是許其爲諸侯謂爲可從政當不然古人翁壻俱賢者韓愈之壻爲李漢樂廣之壻爲衛玠趙昌言之壻爲王旦文正之壻爲韓琦李虛己之壻爲晏殊晏殊之壻爲富弼皆爲名臣賢相不但以貴顯稱也

爾雅、父之兄爲世父父之弟爲叔父故五倫有父子而無伯叔姪則是以父子該伯叔姪也漢疏廣叔也疏受姪也而史稱父子俱移病又曰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蔡邕姪也蔡質叔也質以事被誣邕爲陳請凡兩言父子則漢時叔姪猶稱父子耳

白兔世以爲瑞宋光宗紹熙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御史章穎曰白乃喪兆是孽非祥也是歲光宗果崩前徽宗朝亦三獻白兔則不特兆喪且兆亡矣

唐制有童子科後代不知何故不行至金方行之金天會中東平劉天驥七歲能誦五經及四書世宗命教養之明昌元年益都劉住之子年十一歲能誦大小六經且善詩賦行草書尤夙有孝行章宗召試詩賦於內殿賜本科出身蓋天下非無才但朝廷不作養興起之則無從見耳不意魏、晉、宋、明之代竟不行此也時又有童子常添壽者與宰相程輝論鑿因書鑿非細事四字示之添壽請筆改細字爲相字輝大慚服

世傳李廣見石疑爲虎射之沒鏃而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此或一人一事以兩人善射故誤傳之云後世如周之李萬歲獵於涉柵疑石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賜書褒之宋何灌與遼人戰迎高而射或著崖石皆沒鏃此皆信史則由基李廣或皆有之也

嘗考唐藩鎭之禍起於肅宗朝自安史既平君臣幸苟安河北地遂付叛將之手自後叛以襲叛至於唐亡百餘年不爲王土魏博始於田承嗣更四姓傳十世據七州成德始於李寶臣更二姓傳五世後王庭湊反又傳六世據四州盧龍始於李懷仙更三姓傳五世後朱克融又反傳十二世據九州淄青始於李正己傳五世據十二州橫海始於程日華傳三世據四州宣武始自劉元佐傳四世據四州彰義始於吳少誠傳三世據三州澤潞始於劉悟傳三世據五州

北史載武帝時於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饗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几席於中楹太師晉公護升階拂几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坐大司寇楚公導升階正爲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跪授爵以酳有司撤皇帝乃北面立致詞訪道三老起立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爲國有法云云語畢皇帝再拜受教三老答拜成禮而出此必三代之遺法也不然北朝何遽能有此盛舉哉然自三代之後不聞於中國之君而北朝乃能遵而行之謂之何哉

傳國璽實亡秦之物何足重輕而歷代寶之者以其爲和氏璧也璽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秦二世而亡。其不永不壽也甚矣。自兩漢相傳。歷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戴僧施得之。送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趙思賢以投郭元建。後辛術得之。以進文宣。此後不可考矣。

邵康節云。孔子定書。以秦誓繼周、魯之後。知周之後必爲秦也。康節素通數學。又深知數之不妨於道。故爲此的實之論也。儒之固而腐者。乃云。數非聖賢所重。而不與康節之論。曰。特取其悔過云爾。非預識其繼周也。試詰之曰。悔而不再作者。方謂之悔過。今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而且忿。皆在作誓之後。果能悔過否乎。既非眞能悔過。孔子奚取焉。且數百年之中。數百國之君。豈無一言之幾道。可繼周、魯之末者。乃獨取一夷狄君長之誓。豈理也哉。大抵聖至孔子。已集大成。凡六合內外。十世古今。皆如鏡照物。特多有不欲明言者。亦存重道不重數之意耳。豈道之至者。而有不知數者哉。道爲其大無外之道。豈數獨在道外哉。故當以康節之論爲的。

章惇貶潭州。遼主方進食。聞之放箸而起。稱善者再。又曰。何故卽如此行遣。可見宋主方龍極一時。而遼人早已窺其奸矣。夫遼人已窺其奸。而宋主迷不之悟者。何也。當時士大夫。多有附而黨之者。何也。司馬光拜相。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隙。乃蔡京等刻奸黨碑。以光爲首。又有請剖光之棺以謀進者。夫在宋則刻碑剖棺。而遼人乃深服而敬憚之。何也。乃金人入洛。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又大盜某某至洛。拜公遺像。且謂其子孫曰。使太師當國。吾輩何遂披猖至此。宋諸奸鑄鼎以

斥光等。金人入汴見之。嘆曰。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長久。亟擊碎之。呂惠卿輩。恨不即置東坡於鼎鑊。後屢譖謝逢。犯惠州。葺東坡白雪居。致奠而去。夫章惇、蔡京之黨。與正人爲仇。而必欲殺之。夷狄盜賊。反足以燭惇、京之奸邪。而知敬禮正人。何也。以宋之君臣卿相。而視夷狄盜賊之所爲。竟何如哉。又高安深山中。有小溪名曰來蘇。因子由謫監酒稅時。東坡來訪。經過此溪。鄉人慕之。遂以爲名。以視夫惠卿之儔。又何如哉。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創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即常平之法矣。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不知發。一本檢作斂。亦即常平法也。三代皆有常平之實。而無其名。至春秋以後。此政遂廢。

李悝盡地力之教云。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則畝益三斗。可益粟百八十萬石。上熟四百石。內官羅三而捨一。中熟三百石。內官羅二而捨一。下熟二百石。內官羅一而捨一。使民適足。價平即止。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下饑則發下熟之所斂。民安得再有饑者。

唐有女主代唐之讖。已應於武氏。幸而復興。後有緋衣之讖。或言革命者。非姓裴則牛姓也。故裴度、牛僧孺每羅此謗。安知爲碭山之朱乎。乾符中。木星入南斗久之。時有邊岡者。洞天文。密謂王鐸曰。斗爲帝王之宮。木入斗中。應作朱字。今時將至矣。已而果驗。歷觀朝代興革。皆有預定之數。然又非曰凡事委之數

已也。

奸雄之福。如弓發矣。弓力盡則矢墜矣。卽如朱溫。以羣盜至天子。如矢之乘弓力以行也。及其晚年。誅戮愈甚。所御寢殿。憂憂有聲。溫速行。未出門而棟已折。墜。雖不死。去身無幾矣。他日泛鷁舟於內池。舟忽傾覆。羣救之。僅不死。遂發痼疾。竟罹弑逆之慘。此弓力盡而矢墜之時。故棟折舟傾。爲之先兆云。

按疏佐紀載太昊伏羲氏內有制嫁娶一條。註云。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夫羲皇之時。已別姓氏矣。謂堯以同宗孫瞽之舜。上配同宗祖瞽之姑。有是理乎。秦火後之書。自不足信。而史記不闕疑而直書何也。

世但知家天下起於禹。不知神農氏八傳至榆罔。此非家天下乎。世但知放伐起於成湯。不知榆罔不德。而黃帝伐之。戰於阪泉。諸侯乃尊軒轅爲天子。降封榆罔於路。則已先成湯而放君矣。傳子不始於夏禹。放伐亦不始於湯、武。古史可考也。

按黃帝紀云。畫野分州。經土設井。註云。立步制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儼然三代井田之制矣。乃知井田不始於夏禹。而洪水湮沒之後。禹則修舉之也。

按世本。堯與稷、契。皆同父之弟也。堯在位百載而傳舜。又三載而始咨四岳。用稷、契。此時稷、契。卽生最遲。晚。亦近百歲矣。聖人天縱不衰。雖不可以常情測。然豈有近百歲方服官之理。且同父之兄。爲帝百年。乃不識其弟之聖。而亟用之。直待舜之咨岳。而後任用。古書不可盡信如此。

自古帝王之興。多有天瑞。然起於外裔者尤甚。此不足貴也。史載遼之太祖。初生卽體如三歲。又能匍匐三月卽能走。晬而能言。卽知未來事。左右時有神人翼衛。又如金之先。一寡居婦。帳有紅光。見天神降與之合。遂生子。八不之齒長。卽能於別地集衆立國。後傳函魯。娶六十歲未嫁賢女。生二子而國乃昌。李克用在妊十三月。生時母甚艱危。有神人教令部人介胄干戈。鳴鼓躍馬。環宅大噪三市。卽生矣。已而果然。能言卽喜談軍旅事。十二三稱神射。出入行陣如飛鳥。所居帳常有火光。或作龍形。然其子存勗。滅梁稱帝。一旦喪亡。其弟其子。殄滅無餘。卽比之遼金。亦延促相懸。可以見瑞之不足憑。而力之不足恃也。

明史載成祖登極之八月。有云。吾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又載十一年詔法司。解死事諸臣禁令。又有云。練子寧若在。猶當用之。況其親黨乎。卽日下令。齊、黃等遠親未拘者。悉宥之。告者勿理。於是黨禁漸弛。十三年又諭法司。告訐奸黨。擾害善良。但有被訐者。不論已到未到。俱釋不問。有借名擾民者罪之。仁宗登極。卽詔奸黨外親。止留一人在衞充軍。其餘皆釋。凡發教坊浣局爲奴習匠者。皆放回給還房產。後英宗復辟。又釋建庶人之禁。而給與供給奴婢房屋。觀此。則歷朝已多寬政矣。及檢萬曆十二年。御史屠方叔請寬忠臣外親。則未宥尙多也。朝廷可其奏。令各省撫按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親黨。具奏釋免。於是陝西奏免景清累遣者三百六十三名。浙江奏免方孝孺累遣七百八十四名。江西奏免練安等累遣三百七十一名。福建奏免陳□等二百四十四名。此時尙有一千七百六十二名在戍籍也。以歷朝寬政之後。而戍籍猶如是之多。則革除初年之酷烈。可想見矣。此亦千古以來所創見。惟始皇有此膽力。漢武不及也。

讀史者能無慨乎。

禮制至周、無不備具。獨坐猶席地而不改古樸略風。何也。高桌高椅。不知起於何代。秦漢間猶未有也。如鴻門之宴。樊噲突入。項王長跽按劍。蓋欲起而跽。豈降座而跽乎。武帝時。武安過魏其飲。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蓋因坐地。故伏地以迎之爲敬也。又云。魏其爲壽。惟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蓋一膝著地。跂一足以迎之也。朱子謂古人皆是跪坐。文帝不覺膝之前。正跪坐也。若盤足坐。當云身不云膝矣。古人跪坐者。以便於拜也。兩膝著地。以尻著膝爲坐。伸腰及股爲跪。益致其敬爲拜。三者相因而不相遠。不主於盤足也。古人君前臣跪。父前子跪。亦跪坐也。蓋坐有兩種。盤坐爲安坐。席端君父尊長則然。卑幼侍坐。祗敢跪坐。以其可跪可拜也。總之皆未改樸略之風也。後漢時。管寧已有木榻。稍改席地矣。晉時有坐胡牀指揮者。有移牀遠客者。牀較榻爲輕小。而近於今之椅矣。椅桌之制。或起於斯乎。

宋之亡也。積徽宗數十年之不道以致之。數十年之中。妖孽屢現。此感應自然之理。然又有似爲禎祥者。何哉。蓋國家原有似禎而實妖者。此存乎其君者何如耳。君以不道感。則其應也。雖似禎祥。而實則妖孽也。不可以不辨。今總記於左。以爲爲君之戒。

宣和中。洛陽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喧然不安。夜執器械爲衛。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

宣和中。都中一男子。賣青果爲業。身乃有孕。易七蓐。母始能出之。豐樂樓酒保朱姓。有妻四十餘歲。忽生

甡長六七寸。宛然男子。詔度爲女道士。此陰氣鬱陽。金人入中國之兆也。又潮州城西一孕婦。過期而產。有百餘子。俱如指大。五體皆備。蠕蠕能動。番禺南鄉婦產一子。左右各三臂。及長。能六臂齊運。以與人戲鬬。

徽宗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夜達曉。大雨如傾。而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宮人焚死者無算。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一賈菜夫。忽若迷罔。至宣德門。戟手謾罵。且曰。太祖、太宗。使我來言。宜速改也。捕之於獄。一夕方省。問向之所言。茫然不知也。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見元武神於雄州。有龜如錢。有蛇若筯。宣撫使拜請。以銀奩貯之。俄而二物俱死。此兵敗士死之兆。

已上五則。皆妖孽之易知者也。乃若政和中。花石綱起。蘄州進芝一萬一千六百本。汝州進芝六萬本。其連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本。密州尤多。彌漫山谷。有一本而數千葉。層疊五色具備者。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夫芝、瑞草也。出於徽宗之世。出非其時。卽爲不祥。所謂似禎而實妖者。此其類也。南漢之事。頗與相類。幷附於左。

南漢劉鋹時。宦侍龔澄樞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誇妄無倫。言己是玉皇。呼鋹爲太子。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者。有罪不可問。鋹始已惑之。又見芝菌生於宮中。而苑中羊吐珠。井傍石自行百步。鋹以爲符瑞。益信奉之。而不知皆亡國之妖孽也。

宋武帝裕生時。神光滿室。甘露降於墓樹。一日宿於逆旅。入室飲酒。即醉臥地上。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室。即驚出。謂主人曰。室內那得此異物。主人曰。劉郎也。何言異物。生曰。但見一物。五采如蛟龍。不見劉郎。再視之。帝已覺。仍如舊貌矣。生以告謐。謐因厚結帝焉。後受禪。元嘉十四年。鳳凰集於秣陵。又見於丹徒。揭賢亭。元嘉中。以嘉禾七穗九穗獻者三十二見。惟二十二年生於華林園者。一本百六十穗。二十五年又十本。皆七百穗。予謂武帝固是人傑。應有符瑞。但漢唐之初。反無如此神異。何也。殆作史者。各有所見之大小。或書或不書耳。

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天下報一產三男者。凡九十八見。一產四男者。凡四見。此生育繁庶之兆也。又太祖開寶年間。陳州節度黨進。獻芝一本。四十九莖。太宗興國五年。華嚴寺引水舊竹筒。忽生枝葉。長二丈。眞宗祥符元年八月。王欽若獻芝。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趙安仁獻五色金丹紫芝。八千七百十一本。九月。王欽若等。又獻泰山芝。三萬八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有似寶山禽獸形者。凡六百四十二本。丁謂獻芝三萬七千一百八十本。十一月。又獻芝九萬五千一百本。眞源民獻芝一萬八千本。此時宋運方盛。而君皆明君。即謂之瑞符亦可。但當時名臣皆無所獻。獨丁、王二人所獻甚多。可以觀其品矣。

宋寧宗嘉定元年。行都大火。自戊寅至辛巳。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焚死踐死者無算。官署幾盡。百官僦舟以居。此時去宋亡不遠矣。

佛教之入中國。咸謂始於漢明帝夢金人於先。因遣人至西域求經。不知前此已至中國矣。按列子載孔

子稱西方聖人。又漢武帝開昆明池。見黑灰。東方朔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此二者。已隱然指佛矣。至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月氏國使臣口傳浮圖經。使臣名伊存。又劉向列仙傳序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宣律師傳云。有天人名陸元暢。謁師云。弟子於周穆王時。生在初天。因知文殊、目連、下化穆王。列子稱化人者是也。又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穆公不識。棄之馬坊。護像神怒。公因染病。夢謁上帝。大被嗔責。覺而問由余。余曰。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云是佛神。於是穆王造千尺臺於終南尊禮之。今基址尚存。又造神廟。名三會道場。澡浴石像安淨處。像即放光。觀此。知穆王時已有佛像。哀帝時已有佛經。然則佛教實不始於明帝。但至明帝而始顯耳。

楊王孫羸瘠者。漢武時人。姓楊名貴。出西京雜記。非宗室之子號王孫也。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後常作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飲當愈。服之果效。由是人皆採掇。按本草茗清頭目。服之自能治腦痛。但據其所言。則飲茗似起於隋文也。

孫氏瑞應圖云。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而竹書紀年則云。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中有三星。皆黃色。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二說不相同。讀晉中興書。乃知甘露之降。亦有分別。非概言瑞徵已也。降於松栢者。恭敬耆老之徵。降於竹葦者。尊賢容衆之徵。

李廣獵於宜山。見伏虎。一矢卽殪之。因銅鑄其像。以爲溺器。示辱之也。世傳溺器爲虎子。始於李廣。

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名拋家髻頃之大亂人多拋家予見明末婦人忽效其髻此眞古今物妖也

杖頭多刻鳩形者謂老人善嚥咽惟鳩能療之故也及讀水經注又云漢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敗逃於薄中羽追求之有鳩鳴於上追者以爲下必無人而去及卽位作鳩杖以尊之云二說未知孰是也

齊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蜚過宋都注左傳者不詳其應而班固漢書謂象宋襄公區霧自用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夫鳥之往來無定而孔子書之其必有故若無班史之說不幾沒孔子特書之意乎

唐世宦官之橫其立君者陳宏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其弒君者陳宏志弒憲宗劉克明等弒敬宗

傳言羿射日落九烏言羿射之精且捷一日之內能落九烏也烏乃烏之最難射者故以是稱之後世乃謬解以爲射落九日於是不得不妄傳十日並出之說矣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頸兩頭面相向四臂俱在胷前尻上有目長二寸許此時西漢之運已衰固應有此妖象乃若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縣有老人年七十餘生一角角有毛漢運方盛之時不知何以有此意者角爲兵象此時武帝將生武帝至老窮兵之兆已先見於此乎班史以爲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而四王與吳通謀連楚、趙、其七國舉叛以應七十老人或有之也

菴字今人多用爲別號因說文無此字謂非古語然蜀都賦已有云人方菴藹論衡已有云菴邱蔽野三

國及晉有菴幔菴圄之語。大抵皆取菴覆之意。不可謂不古也。

東坡有詩云。君看厥事者。無事乃更悲。非此老深入道奧。身親體念者。不能道也。故無入不自得。則動靜閒忙。無非樂境。反此則無非苦趣也。

遷史記垓下之戰云。淮陰侯初交。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淮陰復乘之。項羽大敗。止此數語。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所謂左右奇兵。如鳥兩翼者。已盡於此矣。兵法諸書。累千百言而未悉者。遷史以數語盡之。乃知馬遷常究心於兵法不淺也。而班史之傳。絕不記其破羽戰法。卽此可定馬、班之識矣。

左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出奔。昭公復入而死。子儀自立。厲公自外入。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又漢武大始四年。趙有蛇從外入。與邑中蛇鬬於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卽有趙人江充及戾太子之禍。起於中。與鄭事大相似。

語云。天雨粟。馬生角。蓋謂必無之事也。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右長三寸。左長二寸。皆大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而吳王卽有叛誅之事。文帝後五年。齊城門外有狗。亦生角。而齊國亦誅。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亦生角。長大皆二寸。正爲王莽秉權。以臣易上之時。因知京之易傳。非漫然也。

漢、唐之黨人每並舉。而實有大不同者。漢之黨。始甘陵南北二部。其後顧、廚、俊、及之流。皆以名節相競。故其人死矣。而節義之名。猶傳於後世。唐自李宗閔、李紳、牛僧儒、爲一黨。李德裕爲一黨。分樹相軋。惟勢利

是圖。故其人一死而勢利隨息。自今思之。如小兒爭果餌於電光之中。不足供達人啞然一笑也。試觀唐武末年。七月李紳死。八月李宗閔死。德裕快心矣。然宣宗三年十一月。德裕亦死矣。相去三年耳。不知此三人者。數十年竭心殫力圖謀之勢利。有絲毫將得去否。宋史彌遠死後魂歸。有詩云。早知泡影如今日。悔把恩仇抵死分。此眞實語也。但已遲矣。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諸儒臣更詰經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侍中戴憑。遂奪席五十而重坐之。

世傳巾箱四書五經之制。蓋創於梁衡陽王鈞也。王自細書之。置巾箱中。以備遺忘。當時諸王效之。而其制猶傳於今。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數年之中。得數十匣。初爲師而後乃爲弟子者。李謐也。謐初師李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靑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臥。聞戶外有人聲便怒。王勃每作文。先磨墨以俟。引被掩面臥。忽起一筆書之。不加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全子樓每爲文。則入密室。一文必三易稿。十年後悟其淺近。盡火之。生平凡三焚其文。盧郢爲徐鉉姊婿。鉉受後主命。撰一文。累日不得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重千餘觔。郢取弄之。頃之忽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而鉉服其工。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忽臥忽興。不與外事。百日而就。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年乃成。

蕭文炎以燒燭一寸成四韻詩爲不難乃與江洪共叩銅鉢響絕則詩成劉穆之朱石齡皆捷於尺牘常於武帝並答書自旦至日中劉得百函朱得八十函而劉則談論應對無廢

歷考改革之際僭國必多大盜乘時殺掠益甚商周改革因列國分土盜賊無從而發周末戰爭吞幷殺人不可數計秦楚漢之間殺人甚於戰國而亦無盜賊之殺掠也至兩漢王莽時僭竊之郡國已有十二而寇盜有二十九東漢之末專據郡國者二十五叛亂與寇盜三十七後併而爲三國不知已殺幾千萬人矣晉魏間雲擾諸國十七逆臣盜賊三十三隋唐之際僭竊及盜賊五十八唐末叛亂藩鎮二十九僭逆寇盜十三五代割據諸國十四宋末僭亂諸寇十三元末僭叛寇盜十九凡寇盜一起卽有一方之慘禍其數愈多其慘愈烈此時生民不知何以爲生觀此則吾輩得享一日之安卽天幸也

崔氏鶯鶯一辱於元微之會眞記再辱於董關之傳奇而伶優汚褻者數百載矣不意明成化間魏縣居民於廢塚中得誌銘石一方塚居縣之西北五十里嚮於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崔吉者識其文遂白於縣令邢公邢公乃置之邑治前爲鶯鶯白數百年之寃其誌明書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誌中歷敍府君諱恒字行甫官太常寺久著文業宿飾禮義中外模範友朋宗師夫人博陵崔氏四德兼備母儀內則禮行詩風與鄭府君白首相莊生六子一女享年七十六歲以大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於府君之墓嗚呼崔夫人之寃自此銘出而洗之矣然但可洗與讀書學士之目而愚夫俗子習見於伶優之褻穢者焉得人人而告之哉以斯知傳虛者眞當以千刼泥犂報之也後世以

元徵之。因私憾而作會眞記。又假其名而作答徵之書。予謂此書此記。亦未必眞出徵之手也。或後有小才而浮薄者。又託徵之之名以惑世。未可知耳。要知泥犂中。自有眞造此口業者。承當之也。

世人皆肆口堪輿。未嘗自驗。今有十門勘驗之法。一定有無眞假。二定富貴人丁。三者或相兼。或兼其二。或得其一。三定財發幾許。丁發幾許。官爵至何品級。或文或武。或科或甲。或由別途。或起行伍。四定發福在何代。有幾人。應何生人。發於何年。五定官銜衙門履任地方。人品高卑。性情善惡。年壽長短。六定福中有禍。禍中有福。以何事得福。以何事致禍。如明初功臣。有先遣戍而後從龍。又如婁妃之祖。預記作配天潢。幾覆族而終免。等七修墳改向。選擇時日。卽能轉禍爲福。轉貧賤爲富貴等。八定帝皇都會陵寢。如吳、邢二公之預記臨安等。九爲一家扦墳。能預知天下大運。如王欽若祖墓記爲南人拜相之始。文天祥祖墓預記南朝北朝等。十政天命。奪化工。如九瘿夫人及洪皓祖墓等。誠以此十門自驗。幷以驗人。則世無輕談風水之人矣。

世傳歲逢丁未。天下必有變故。三代以前勿論。歷考之史。周赧王降秦被遷。此變之始也。適爲丁未。乃秦昭王五十三年。六國戰爭方興。第二丁未。爲漢惠帝元年。是年呂氏殺趙王如意。殺戚姬爲人彘。第三丁未。爲漢武帝元光年。無事。第四丁未。漢昭帝崩。立昌邑王。尋廢。第五丁未。爲漢成帝永始三年。無事。第六丁未。爲光武二十三年。無事。第七丁未。爲安帝永初元帝。上年殤帝崩。今年太后臨朝。亦不爲無事。第八丁未。漢桓帝崩。第九丁未。爲魏明帝太和元年。上年文帝丕薨。今年蜀兵盡出屯漢中。亦不爲無事。第十

丁未爲晉武帝太康八年無事第十一丁未爲晉穆帝永和三年赫連勃勃稱夏天王十二丁未爲東晉安帝義熙三年高雲殺主自爲後燕慕容氏亡十三丁未爲宋明帝太始三年無事十四丁未爲梁武帝大通元年魏胡后淫亂次年弒其主爾朱榮沈胡后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八十五丁未爲陳後主禎明元年隋滅梁時陳已建臨春結綺望仙等閣國中大亂次年隋伐之而亡十六丁未爲唐太宗二十一年大伐高麗十七丁未爲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兵敗而死十八丁未爲唐代宗大歷二年無事十九丁未爲唐文宗太和元年上年十二月宦官弒敬宗已屬丁未之變矣二十丁未爲有晉天福十二年石晉亡劉知遠立遼太宗殂廿一丁未爲宋眞宗景德四年無事廿二丁未宋英宗崩神宗立元昊殺楊定是年夏主亦卒廿三丁未爲宋欽宗靖康二年二帝北狩而北宋亡廿四丁未爲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崩廿五丁未爲宋理宗淳祐七年無事廿六丁未爲元成宗十一年帝崩右丞相謀奉皇后臨朝懷寧王廢皇后殺之廿七丁未韓林兒卒張士誠亡明太祖命將北定中原克元都元順帝集三宮后妃太子遁去而元亡次年順帝亦殂自周亡於丁未元亦亡於丁未共爲二十七丁未也其間無事者有八而有變者一十九則有變者終多世之所傳亦不誣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呂錫侯筆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